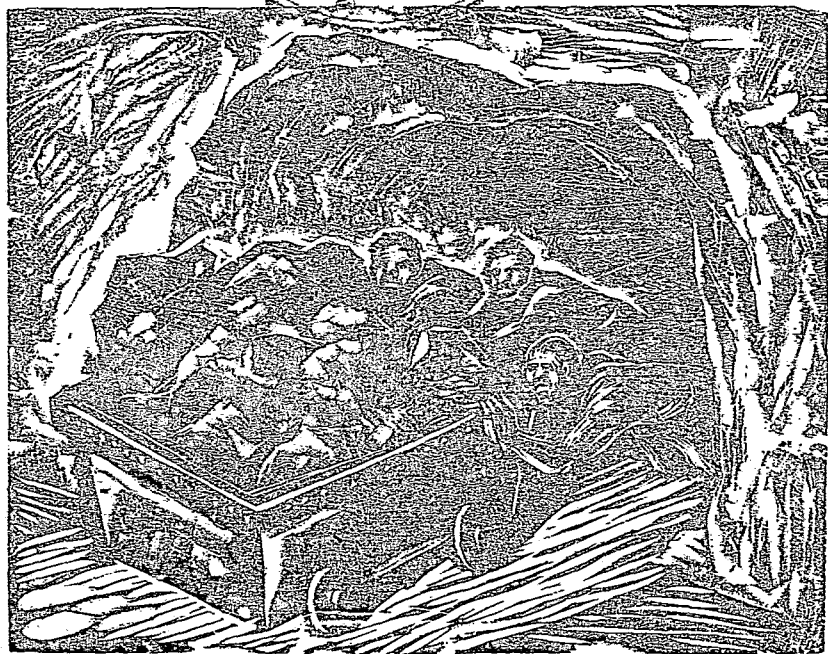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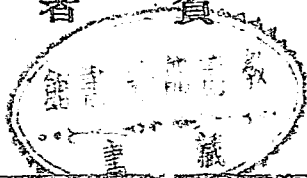

煤 礦

著 質 影



818.79
515

2850

王景賢
著

「替大歡喜」(代序)

蕭軍

污蔑現實和誇張醜惡，全是不該的，更是做爲一個文藝工作者。

整頓，煉鍊，這全是存在於人間的東西。它們底存在雖然有地上和地下底不同，而作醜惡是一個；壞幾人們正當地發展和長成。從這裏再提到「太倉之粟」。我們就不難懂得了中國過去的社會，也懂得得世界；不獨懂得得人類底現在，也懂得得它底將來。

關於本書作者的技巧，有的地方喜歡用不必要的灑筆和「對仗」的地方，我是不同意。但也要懂得，還不能完全算爲作者的過錯，是方塊字害得我們太深了！是我們「本位文化」的功績。作者是一位勤勉的文藝工作者。不久他就會克己創作上一些圖畫和缺點，這是不應作爲非難新興文藝長成者們底口實的。

描寫光明是對的，但不該被「光明」瞎在了眼，以致忘掉了可以照發光明的殘廢敗壞；描寫美麗是對的，而對於毒害和嗜食「殘廢」生長，醜惡的事物，更不能姑寬。這不獨是從事文藝工作者過去的任务，也是現在和將來的任务。

試看一看，在這美麗的維律的民族解放戰爭底光照裏，暗澹，煉鍊，「太倉之粟」的故事等等，它們是怎樣存活的呢？和以前有了怎樣的不同了？更是最後的一個。這是作者和讀者們應該深思的一件事：中國底戰勝與滅亡底關係，也就在這裏了。

自己生活在成瀾快近兩個年頭，很有一點「飛足」的滋味了，最近想要到別的地方跑一跑。行

前，承本著作把他幾年來寫下的文稿要我代為一看，準備印錄起來。我個人曾經有過遺憾，每
道「自己」印書的辛酸，願意寫兩句話助助興，所謂：「皆大歡喜」是已。
因為行期匆匆，只讀了：「鑿獄」，「蒸礦」，「太倉之粟」三篇。

一九四〇。三。四晨成都

27
ALMA MA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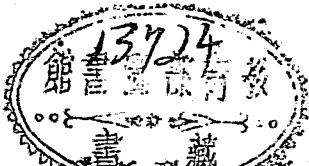
監獄

海，這暗澄澄黯然無色的海，整天看不見一隻帆船或商輪來往，感連小魚船也絕跡。北風在窗外呼呼地叫着，把走廊外面的玻璃震動得朋朋地作響。有一支海鳥從海面飛起，轟然掠過這偉大建築的屋頂。

這裡是三層洋樓的最上層，用鋼骨水泥和鐵欄組成的一排十二間小監。我是佔有靠近海邊的最末一間，便於看海的小屋。可是，自從我來此以後，窗門總是緊閉着，一絲兒冷風也不能透進來；從里面望出去，只能看到一片茫然的暗澄澄的海面，而且經過十步以外的玻璃，海的朦朧面影，才由遠處透到我的鐵欄門邊來。——天氣一天冷似一天，自朝至暮，都聽到北風在怒吼……。

今天，在破曉時分，就聽到隔壁的人們在吵鬧，帶着幾分愉快而騷動的神情。我從牛毛氈子攏疊成功的被蓋中伸出頭來，發現窗外有些異樣了：海面浮着大霧，那表現動盪姿態的白茫茫的大霧。大風吹過，霧漸漸散開，透出光明的消息，海水的小盞盞一方一方從玻璃窗投送進來。

在那里，那遙遠的海港之一角，岩石屹立着，海水緩緩貫入，突然沖激而回，約有兩丈多高，濺起幾十幾百根大的小的噴水管噴出銀色的水柱，在空中散開，成爲浪花，碎玉，或雨點；仍舊降落，到作旋渦狀的水面上。有兩支小船靠近這帶有濃厚殘忍性的噴水區域。汽笛嗚嗚作響過後，一隻汽船所描寫的「干瀆」似的海船拖着灰黑色的長煙尾巴，在暴風急緊雲中挺身邁進。它還走了約莫半小時路程遠近，倘能看見它的小影在搖曳，掙扎着。在晨曦還不會吐出美麗的閃輝的時候，海



(南)

邊的小山都呈着睡臥狀態；是一幅極美麗的畫圖！

紅光彷彿隨着濤次的動盪在下國盪搖，漸次海面散滿了殷紅的光，——一塵鮮血幻成的陰影的池潭！

我的屋子很像小型火車一列之半截，三面都是用水泥鋼骨築成的，當頭便是一扇鐵橋門。正對着海，對着東方；後面有一部位很高的小窗，你若把脚尖頂起，便可看到曠野的工廠，花園和別墅。每到夜深，那幽雅的住宅裏送出女人的嬌笑聲，歌聲，和留音機或收音機的聲響。跳舞廳的鋼琴叮叮叮叮，直若溪澗的流水，毫無倦意地奏着永遠歡快的樂歌。一直到了天明，也還在叮叮叮叮……這些幸福的人們，此時尚在加緊他們的演奏，而我却感到一陣異常的寒冷，不覺打了一個寒戰。

——牢監里倒不比家里間，儂格弗小心，就要吃生活格——。同伴之一正在隔壁監內發議論。我不很聽得清楚他們的話，以爲是「吃花生」。一種舊情浮到記憶線上而來了：幼小時候，牽着母親的裙，和妹妹爭花生吃，當隣縣安福人挑來了新花生的時節。——我眼即擰口問道：

——吃花生嗎？

——吃！豬獃！叫儂吃苦頭格。吃花生來？

不久，三層樓傳出一種消息：有人在挨打，同監住着的犯人在擠眉擠眼，借此說話。當時關，二樓也靜寂起來，靜寂了很長一個時間，擬乎一隻蜘蛛從空中落下也能聞到聲響。樓房北端，破有一座扶梯，每當扶梯上面迅速而急促，沉重而威武的皮鞋聲一響動，大家就毛髮悚然；有如大雄獅臨頭一滾；旋即地板的盡頭處，冒出一顆人頭來，接着，像歐洲古代騎士般勇武的人，穿着厚

呢的黑色武裝，目中無人地大步走上三樓、四處巡視，印捕同他敬禮他也不大理睬。他的名字叫做亞耳斯：是一高大漢子，他兩隻眼睛放出殘忍的光芒，存心想做出英國紳士，或美國水兵的驕傲神氣，然而他似乎出身微賤，沒有受過充分的貴族教育；你隨時留心，都可看出他好像是會經當過偵探，或在銀行門外掛着一支卜壳槍守過門這一類的人物。

他——亞耳斯，我常常這樣想，一定是一個流浪漢出身的。不過他並非高爾基小說里面所描寫的那一類流浪者，那一羣人，雖然是流落下來了，却有一顆高尚的心，而亞耳斯，却連人性也沒有。他隨意鞭打犯人，甚至打阿三，打「那麼瘦」。在這里，亞耳斯的權力是高於一切。他自命爲武士，是代表帝國尊嚴的貴族的人物。他似乎異常之愛主持「正義」，所以他仇恨這些窮人，總想損害他們，侮辱他們，當作一種懲罰。這排樓房前面是走廊，兩三尺寬的走廊，上面裝置亮瓦，用欄干圍繞成一拖延到七八丈長的橢圓形的天井似的圍，從圍邊可以俯視到底層。每天早飯後，管鑰匙的「那麼瘦」或阿三，帶一串大鑰匙在鐵門上一扭，把鐵門向右邊一推，兩個或三個囚犯，探頭探腦地鑽出來。順次的小監都開了門，一個個，冒冒失失地步出鐵門。這，酷似一些衣服破滯的從鄉間招募得來的新兵，很不熟練地排列成雙行，圍繞着欄杆，兜着圈子，不到十分鐘便又照例的被驅逐到各人的監內去。當這些人走動的時候，最有趣是那些鞋子。它們的長短是沒有定規的，有時一雙長，一隻短；有時一隻鞋沒有後跟，滑脫了，就像脫出軌道的學球，人要去追捕它的話，阿三就將皮鞭飛落下來。講到這鞋們的悠長的歷史，那就是一個記述專家，也無法寫成編年或斷代的史冊。你儘可想到，它們在過去是經過千百百的主人踐踏過的，它們親眼看到人類多少艱難的命運。它們任何一隻都難找到它原來的配偶。棉衣和棉褲也有同樣的遭遇，長的棉衣和短褲野合起

來。是當有的事。比如李小二，他是一個矮小的青年，一條短褲上面籠罩一件又長又大的棉衣，活像「每笑臉的布魯佛」，行動起來非常笨拙而可笑；但在李小二自己，却反覺得舒適；因為比起他在店里老板娘給他那單薄的，骯髒的破衣，是要開心得多。他看來只有十三歲，自然不知道多少世故。聽說初來那晚上，在三更時分還在叫媽呢。

我們是未經判決的囚徒，所以暫時禁閉在這里。號數也沒有確定，只要願意，彼此就可以自由調換到另一間屋子里去。在大監那邊，原來設有「稽核」牢監，專門收禁未成年的青年人的，（因為要判決後才有正式監獄的資格）。青年人需要教育，爲了「教育即生活」罷；「稽核牢監」也慈謐地爲社會「服務」，規定每日要孩子們去學英語和算術。只是文具簡單，學生們甚麼也不許攜帶，除了一塊石板和短短的一支石筆，李小二不會經判決，同我們禁閉在一塊兒，這就失却了這難得的「學習」的機會。

——李小二，你晚上不許喊媽呀！——當我們幾分鐘的操練完畢後，李小二和李大圍進我的屋子，趕忙坐在一邊地板上。我面對他坐下，馬上便還藉取笑他。

——「騙沒搞格寧情格……」他的臉臉漲紅起來了。

——「弗是常常有格喜體——」李大邊說，邊做滿不在乎的樣子。

——「好幾處門關在談論着。有人正在叫喊——」李小二……

阿三，那又高又大滿臉給隱瞞着的印度人尼耳，一毫野獸般粗魯的怪物，在窗外窺來聽去。他穿上一身厚呢的衣褲，像英國皇家招待衛，某月某日會子都不會有過笑容。手中一支笑袋棒，無聊

頓地在玩弄着，有時又把屁股上掛着的手槍微微按一下，表示他在注意的樣子。他儘愛吹口哨，聲音很輕微，或者爲了怕警獄員亞爾斯聽到要挨打，更或爲了別的原因罷……每當尼耳的口哨吹倦了，就吐出細小散亂的口沫在樓板上。他是一個很年青的印度人，他生長在熱帶，因爲這緣故，表現出容易成年和易於衰老的樣子。

尼耳時常把手中的木棒當作消遣品玩弄，搖輾，有時唸幾句印度最流行的泰戈爾的詩句：「！死字的塵埃附着在你的身上，快快用沈寂洗滌你的靈魂。」！他對甘地似乎很不表同情，當我問他對甘地的感想，他的回答，是：「！甘地存心搗亂，我們印度人都不相信他。」！犯人不免要時常吵鬧或輕聲歌唱，尼耳就罵道：「！哇拉哇拉！噲事體！娘個臭屎！」！把眼睛朝你釘了兩眼，毫不介意地就到前面去了。尼耳雖如此寡言笑，却不時愛和李小二「講閒話」：

「！噲噲事體到牢監里向來？」

「！阿拉沒噲事體格。」！，李小二帶一種僻詼的態度在回答。

「！噲沒事體到牢監里向來，牢監里向好白相格？」

尼耳和其他印捕，我舊平時不怎樣害怕他們。我們大學或細聲唱京戲，唱湖南或揚州的小調，當作日常功課；說笑話或講故事；天文，地理，九流三教，幾乎件件事物都談到。三樓吵鬧，二樓馬上要響應；底層聽不明白，就叫二樓當傳達，名之曰「打電話」。

在一細雨濛濛的黃昏，晚飯後，電話來了：

「！請張甫祥老板唱四郎探母！」。每逢晚飯後，照例可以稍稍放肆。這時我很興奮，提萬嗓子，在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

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這庸俗的詞句，却激動了每顆人的心，有些人在附和，打拍子，或吟着：

——勒歌聲……。全監獄鼓噪起來，叫好。

李小二對着我在笑，這笑中，包含諷刺。李六在旁邊遮眼色。三四塊圖案畫的陰影，在鐵柵外閃動，「哧哧」，鐵門推開，一個又短又胖，笨頭笨腦的印度人擠進來，首先償賜我幾個耳光。李小二，李六在旁戲侮着，沒有做聲，但他終竟遷怒到他們身上，扯轉身子，各個都給兩個耳光。他又在尼耳手中接了木棒，在我腦袋上猛擊了幾下；頭髮紛紛地看不出傷痕，橫豎看出傷痕也無處告訴，只有讓淚淚咽回喉頭；將慘痛化成憤怒罷！抗拒，報仇！用一種力去回敬敵人！被欺凌，被損害的人類！真理的意義，是慘死而無怨色，求饒是下賤的行爲：粉碎了身軀，爆發了火山，只爲了人類的甦生和永存罷了。而且這是他們始終無法催毀我們的靈魂啊。

——儂格太陽筋上青腫哉。

——那是金戒指的印痕——。我用手摸索，也隱隱能摸到兩個「疤痕」。

李大把衣，用力向上一搥，程緊拳頭使勁向前一伸；兩眼逆紅，眼睛咕起，像在找人洩憤，隨即輕聲罵出：——娘個臭屎！

天色呈現昏暗狀態，幾隻雀子在窗外「啾啾」叫喚，那是將要歸巢的急切的叫聲。

——呵！自由的小雀！——我嘆息着。

晚上，寂靜得很，到處聽不到一些聲息……。

天明不久，犯工送來一個鑄鐵臉盆，盛了溫水和洗臉用的布帕，三人共用的破布臉帕。我們洗了臉，就注視樓門口，專心的等待着，人人在流口涎，有如籠中的餓犬；待你看到了飯食，食慾就愈如發現出來。

每人可以自由選擇一份。看三人之中，誰的眼快手快，誰就能奪得比較稍稍豐盛的飯食。——方形的鑄鐵盒，盛了十來顆大蠶豆，兩個洋葱；四兩黃色米飯。筷子與鑄鐵盒碰着響，雞啄食似地……飯後有人說：——今天要沐浴。

接連那迅速，沈重而且勇武的脚步聲，又在扶梯上響，漸次響到三層樓來了。這時空氣異常緊張，連印捕也十分忙亂，到處在你呼我應：All right！一類的應聲，響得全監獄都感到震動。

墨爾斯的黑影也同時在小監外面閃出來了。

在狹小的樊籠里生活着，漸漸覺得舒適。這可以說是人類一種惰性罷。今天要到另一個地方去洗澡，却反覺爲難；大家都不想去但又不得不去。——這羊羣，又笨又騷的一羣羊！按次從三樓到最低一層，各小監統統放空了；統統趕到外面去。順次走過一條長道子，轉一大彎又爬上曲折的扶梯，進到一長方形的棧房，停止，成雙行排列着（這時大部份犯人尚在樓房腳下小路上站着。）把衣裳脫掉！管獄員跟爾斯用粗厚的篋板指揮衆人，在兩三分鐘內就完成上項命令。棉衣棉褲和汗衫汗褲，（褲帶原來連在褲上。）破鞋，順次放在地板上。再用篋板一揮；大家蹲下拾起須要換洗的衣物，急速擠進儲藏衣服的一間長房內，在長而高的櫃台上繳交之後，便走入另一間大房。天花板下濕漉漉的承層蒸發出悶人的氣息；犯人一齊擠進去。五分鐘後，就要用自己攜來的小破布！

險怕，把水濕拭乾，回到櫃台上領取換洗衣服穿在身上，走回原處站立齊整；否則蕙板亂打，拳足交加。這科學的驚人的速度，所謂健康與衛生，是充分表現布爾喬亞的虛偽與無聊，李大德就最過不慣這種生活。他是組率笨重的，第一次沐浴，他就挨了蕙板，亞爾斯還使勁踢了他一脚。他是最末一個回到原位的人，又連換洗衣服也忘掉去領取；跑到列子里赤裸裸地站着，逼得洋兵，印捕都笑了。他自己才明白，再跑到壁面取衣服，進出都挨了幾蕙板。他不敢哭，只是眼睛發紅，狠狠地盯了亞爾斯幾眼。李小二也同樣在注視這狼毒的碧眼黃髮的惡棍！

我們第一批下樓，接連第二批又擠上去，只看到亞爾斯亂揮蕙板，在人叢中擠來擠去。

監獄——這葬埋人類的墳山，充滿着怨毒，愁苦，它促成了一切罪惡，把人類的勇敢，忠誠，智慧，盡情毀滅。犯罪就是爲了貧窮，貧窮在上帝的眼光看來，認爲是活該如此的；因爲人類自從被逐出了愛甸樂園以後，就應該得到勞働和窮困；它，雖然不是先天的心理現象，也是孽種自作，咎有攸歸。唉！……這是陰慘而舛戾的生靈，殘酷的，人類的殘酷的紀念物！在這里，善良的靈魂變成殘忍的石頭，在猛虎的力量上，更添了健翹呢。這些富有反抗精神的野獸，經過一番磨折，僥能離開監獄，那他們將自己也禁不住大膽地叛亂，將使他們的粗犷的情緒決裂，匯成奔放氾濫的洪水了。

大地在單調的寂靜里面蟄伏着，黃昏拖着長尾在空中舒展昏曉的帷幕。監獄內暗影層層積厚，燈光明暗不定，使人感到厭倦。李小二在水泥的牆壁上用指甲刻劃一些簡筆字和不成形的動輪。我注意看了一回，把頭垂下去，合上眼睛，用雙手撐住下巴。彷彿有人在問：——你在凝望甚麼？！我

禁煙過生，除了兩條，似乎無人理會我，我只得由這彈出個止癮的方法來：

——設法讓事體會走進牢監里回來。李小二？

——並非爲了事體格。

——論？豈有此理！

——格要問我，那就爲只阿拉是貧窮人。

——爲事體呀？先生！……他反問我。

阿拉爲只犯了罪。

他露出一口黃牙齒，幽默地笑了一笑。

燈光昏暗異常，僅只一盞十五支光的電燈掛在長廊的中心。他像給酒醉昏了頭腦。浮不起明艷的記憶，永恆都在醉夢中殘存着無是無非的一線生機。人都十足帶倦意，沒有談笑，也沒有聲浪，一時就讓全部監獄幻成一處死海。鐵窗外面鑲進了三條軍用品一類的灰色毛氈。——謝謝，多給一條——！李小二在要求多拿一條氈子，犯工不避不避地講又講了一條毛氈進來。於是——三條疊起來做被蓋。將棉衣脫下，用它捲成小母豬形像來代替枕頭。李氏兄弟的頭靠上方，李大的頭正和鋪蓋馬桶靠得很近，他俯先躺下。我打尖，躺在鐵柵門邊隨做地抵抗着夜風。有些時候，想起了自己工作的停頓和一些親友的面影，自然不願意即刻死亡，但，走路走到癩瘡，行船遇到暴風，頭前確有慘死或殘頂的危險也覺得平常不足奇；因爲這原準備好了的。我於是繼續思索下去，我於不知不覺中斷然入夢了。

當我醒來時，聽到囁語：

——一百隻洋，一百隻洋……。

——娘個臭屎……：老闊娘真冤枉人。

——娘個臭屎，講陰鬼話！——印捕徐步行走，一面在咒詛那夢中多事的靈魂。

這漫漫的長夜！幾疑自己走入幽冥的境地了。

嗚呼，鬨聲，巡捕的腳步聲；遠處，跳舞廳鋼琴的聲音；聲情在擾亂我起伏不定的心思。我懸想着一種必然降臨的命運：拷打，威嚇，秤半邊落，像外國地獄打小犛三一樣，無情地敲碎兩腳的纜絲骨，那會隨時使我神經失掉作用的嚴刑峻法，是比地獄里下油鍋還慘的刑法罷，竟要在人間遇到了！死固然我不害怕，在戰場，在地獄下工作，遇刺死的機會很多；我都英勇地正面着死，直到完全離開了它的氛圍；不料現在到了死與生之間，快要就寢的眼前，却有一種矛盾的心理出現。背叛麼？——未免羞辱了自己，把墨筆塗抹了用生命與鮮血寫成的自己的歷史，自然是太不合算了。而且生的意義告訴我們，要服從真理，有比死更重要的事實存在，亞几獸得要保存幾何圖形，他把死看作極尋常的事象，死何能駭退我們前進的靈魂？只是一轉念間就意識到：魔鬼們會利用科學的力量，一種新的刑具——電椅，用電流通過你的身軀，強奸你的意志，逼得了口供；就這樣的同類相殘，那是爲了有些人要換取津貼和金色的勳章。……我陷於平素的某種仇恨和鄙屑中。與其去到他們面前，我不如呆在這里；——目前的牢監里吧。但是萬一引渡了呢？……我想，那末，我豈願意捨棄一切，殘害那些善良的人類去兌換自己的生命？決不！倒不如毀滅了我的寶貴的生命！可是一時又有卑劣的陰影在閃動，彷彿在說：——同志，到這里來。你知道嗎？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

再幹他媽一下呀！萬一你感到內心空虛，你就看看華嚴經，或誰摩詰經，那不是很淵博的哲學理論嗎？我痛恨這種無恥的感化！終於我破口罵道：——你這無恥的叛徒，去你的吧！……

我輾轉在思索許多事變的痛楚和青春的快樂，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時入睡的呢。

天已白亮了。一番吵鬧過後，有脚步響動，鐵門在推動。馬桶的聲響，臉盆的敲撞，以及吐痰，咳嗽在四處鬧成一片監獄中清晨的交響樂。毛氈的灰塵揚起，發出刺鼻孔的臭氣。

一時，聽到皮鞋在各各作聲，亞耳斯的影像出現了，他打開鐵門，方才站住。李大雙手握着一個大紙包，迎面拋了過去，恰碰在亞耳斯頭上，呀！——臭殺他那娘！弄得那洋兵滿臉都是大糞，俯身入糞池里的毛狗，週身將是污穢不堪，最痛心的，是糞藏在他的武裝上，和徽章上，代表帝國的尊嚴受了極不堪的侮辱。他氣忿極了，不打我，不打李大李二，他却用手槍柄在印捕尼耳的頭上亂敲亂打。

早飯還沒有送上來，李大就要提出監獄去審訊，李小二駭得縮成一堆，認似寒風中抖顫的小狗，眼望紅得可怕，淚水汪汪地，在哭泣當中拖長聲音

——阿哥……

那惡狠狠的餘隱籠子印捕——安底，取出木梅，帶着禁止的姿勢叱責他：——
——噤事體哭？

值接着安底和其他的巡捕都帶一種憐憫而難為情的樣子，雖然他們大家都餘怒未息，敵意地對

落李天……李大沒有什麼表情，毫不畏縮地就被推下樓去了。

李天獄中在探聽他的消息；但他不久又被押送轉來。他仍舊安然地坐著，李小二帶了極其驚慌的面容看著他。人間一切愁苦都在困縛他似地，他是負着重大罪惡的囚徒；一種不可捉摸的災禍快要降臨到他胞兄身上，不，是像在他自己身上；可怕的預感浸透了年青人的心，這孩子的心啊！牠如何預負得起這漫天的煩憂？……我很想知道李天去後的一切，便趕忙問他：

「你聽聞了你的口供嗎？」

「阿拉滿口都承認了……」

我喉頭忽被一個木塞塞住，雖然不會吐舌，却也想急急地想到這寂寥的曠野。預料他的比這更不幸的事將會出現。我不想再往下問他，他却不休地在述說他心中的懊悞：

「阿拉悔恨從前沒有把伊打死，上阿浴沐，阿拉就想把伊壓到樓下去，粉粹伊格尸骨。後來」

阿拉回心轉意，想起了家里向個娘，這樣年老的個娘沒有飯吃。勿然，阿拉早就下手格。」

「現在你不想起了娘嗎？」

「不，阿拉願意痛快死脫……死比侮辱總要好些……」

當這事發生以後，圍觀的閒談，笑聲都沒有了；異常地寂寥，大家在寫李大担憂。不過偶爾隔「號」却有一大漢插嘴：

「朋友，你是一條好漢，李大。——另外又傳出一種聲音：『你爲啥當小偷，不去當強盜？還是監獄里一種特殊的風氣：』

「你犯過幾件血案？」

「你當過強盜嗎？」

「你們是政治犯嗎？」這對於被問的人是很尊重的。他們馬上也很高興敘述他們自己的經

歷：

「我犯過七八次的血案！」

「我會經綁過捕房的大頭腦！」

「我一刀斫死兩個日本水兵。」

他們大多做像吉萊渡進電影院，回憶他在曠齊路如何英勇地殺了老頭，而且逃出了警察的手——緣地與窩采烈敘述他的故事。

可是，假使你是揮手或小痞子，那人家却不敢恭維你，而且要輕視你，這也同樣是一種風氣。扶梯又在響，響得異常厲害，也沒人敢探出頭來張望，只是趕快停止我們的閒談。鐵門外忽然閃出幾堆黑影，鐵門嘩的一響，打開來了，李小二被兩個印捕抓出去，很快的抓下樓去了。不料，這番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亞耳頓還要下手毆打李大的時候，李大眼睜一紅，脾氣一拗，粗大的身軀突然變成一隻野獸！困處英箱中的野獸遇到強烈的逼迫與刺激，牠可表現出最大的力量來抵抗。他用全身的力量撲到亞耳斯身上。這高大的洋兵雙脚朝天，被摔在地板上，李大跨在他腰間，用左手按住他喉頭，舉起右手，馬上又落下，像兩三個鐵匠打鐵。亞耳斯被飽打一頓，眼睛也在流血。牢監里的人們都分外緊張看着這強盜鬥；巡捕站在一邊，不敢近前去。亞耳斯稍稍仰轉身，抽身而逃，李大將身軀一側，但槍中左胸，殷紅色的血滴滿地板，酒灑群兵身上。洋兵乘機翻滾起來。

兩三個巡捕也一齊擠進來，一間狹小的屋子，擁擠得像游藝園開幕時的大門了。藍身類駁登按往李大的頭頸，把他的頭按進那洋鐵馬桶裏面，叫道：

——臭殺他，那娘！

跟接巡捕們如臨大敵，包圍起來。一面用手槍和木棒擊打他的腰腿，他的雙腿直伸在馬槽外面，尙在轉動，後來一翻身，便僵臥在角落裏，頭靠在水門汀的牆上，兩腳筆直，口裏噴出鮮血和污水。

——他是在裝死呢！——巡捕站在鐵門外面說了。

——娘個臭！……該死！——另一個巡捕帶點同情地在罵着。

十二，十五，一九三六。

煤 礦

誰都不能將它的年代指明出來。它永遠是保守常態。沉鬱不語，優睡似地，經過萬千皚白晝和暗夜，都不會醒轉過來；永恆地讓世紀葬埋在它的岩層下面。那是死了的世界。從無人想起他，更沒人會想到它的底層去發掘什麼奇蹟。苔蘚和巨石和生長尾巴的蕨草蟲都含有太古的氣息；因為是經過若干世紀沒有變動的緣故。那古木叢林間，長期地籠罩了一層淡薄的悲哀。累月經年，都有原始性的風在吹動着；在颯颯作響。

到了晚上，野熊正號叫得那樣悲慘，登時又送來了猛虎的呼嘯；貓公蛇，九頭鳥和不知名的怪獸，隨着自林間捲來的黑暗的波浪，發出各種聲響或慘叫；令人毛髮悚然，立刻會蹲在小屋子裏，把光亮息滅，不敢出聲；雖隔離這大山很遠的村民，也有這樣的害怕呢。

那是若干萬年以前的事吧！

從長遠的年代生長起來的林木，豐草，和禽獸，一旦到了這樣的時侯：大風竄，雷雨，雷閃，交錯交擾，將要開始偉大的摧毀。突然大風就排山倒海而來，像把地球當成一顆碩大無朋的炸彈，往當面一拋，於是，陵谷變遷，草木，禽獸，都被墮壓到底層去了，是一個大毀滅的時代呵！

這裏，也和其地地面一樣，河流漸漸匯成了沼澤。說它是一座美麗的小湖罷，當然也無所不可。這時，大地是尚未發現甚麼生命；待到後來，漸漸由水族生長了爬蟲，生長草木，於是地面又復繁榮地生長了一切生物。這裏，湖水盪漾着清波，每逢山溪水漲，夾雜着泥沙，砂石和動物的屍

，都輸送到小湖來。牠們腐爛成化石，一齊積在湖底。濃霧就像窈窕的白衣衣裳。在湖面披拂，
，四圍的樹蔭下，當着盛夏天氣，蚊蚋的密雲，織成錦繡般的細碎的花紋，散布着密網在湖
畔，囑囑地匯成一個音樂的維也納王國。可是，爲了新陳代謝的緣故罷，樹葉也好，砂石也好，虫
魚和其他一切的動物都好，祇要降落到大肚皮裏面，它盡都可以消化。漸漸積蓄得像潑留希金的家
財，到了那無靈藏的食婪的極致，竟使湖面日形縮小，草木的勢力便愈加伸展起來。一望去，森
林，雜草，就展布到遙遠的天邊去了。縱橫幾百里，不管地上，或地底層。無日無夜不在長滿着天
然的寶藏！

——是誰有了這些呢？

他是我的東家。名字叫做李亞百。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一個無賴出身。最初他開小井，和張大
爺子「打夥」，在靈靈沖臥佛岩脚下開炭井，用七八個工人，乃至十五六個工人挖了半年以上的工
夫。眼見着就要出炭了：挖出一些「屎屎」「礮石」之類的東西呢。事情是這樣：初初黃水滾出
來，鐵則烏漆般的黑水，用扯水筒扯起，扯到井外來。那酷似石炭般的煤滓挖了很多堆集在井口。
李亞百將一件袖口像擋刀布似的破衣袖一捲，把幾斤重的雞公的頸子，雙手用力一拉，就剪成兩
段，血淋淋地從井外財神祭起，一直走到山神土地的香爐前面（用土碗代替的），在雞頸上扯一蓬
雞毛，塗些雞血，貼在紅紙寫的香位上面。便直往井的深處「打紅花」。他笑嘻嘻地，直向前衝。
不管你是人也好，鬼也好，血淋淋的雞血會撲洒到你身上來。

——財神菩薩，要保佑我頭！——李亞百回到財神面前叩頭。黃昏的羽翼從遠天展開來……
轉瞬間就到了深夜，他一直跑回家去，等待着好消息……

鬚毛，塗些雞血，貼在紅紙寫的香位上面。便直往井的深處「打紅花」。他笑嘻嘻地，直向前竄。不管你是人也好，鬼也好，血淋淋的雞血會撲到你身上來。

——財神菩薩，要保佑我頭！——李亞百回到財神面前叩頭。黃昏的羽翼從遠天展開來……轉瞬間就到了深夜，他一直跑回家去，等待着好消息……

今天，明天，今天，明天，消息不見得怎樣好。一連有兩個星期，消息仍舊不好。

——還沒有見到石炭？——每逢他走到井上，看到他的長工章道生就老是這樣問。

——沒有，仍舊是那樣……——那人失望地回答了牠。

經過了半年以上的時間，依然沒有希望，他的錢用空了；最後，就走入了失敗的境界：全部停頓下來。

但，他，李亞百做事，却有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他不計成敗，都儘量幹。幹，幹，幹！就在這種情形下，他經過三五次，十次，二十次的失敗，他絲毫不曾灰心，最後他達到了成功的願望。在露靈沖，千佛岩左側，費了兩年半工夫，和張六麻子「打夥」，鑿開了一處炭井，平均每天能出石炭三百六十石，用計算方法來說明：

他每天有三百六十元的紅利呀！

在五六年之後，他在露靈沖十里遠近的地方，開始建造一幢新式樓房，費了一年工夫，幾百個工匠，就完成了這大廈。那裏，原來就是森林地帶，那林木的枝條伸到半空中；繁盛，密茂地展開來，蒼綠的葉子恰似一層浮雲，長年地停在明淨無瑕的天宇下面。他房屋左邊，一隻挺大的古樟，被大風或雷電，摧折半邊樹頂，畸形地在半空中發展開來，像一把驚人的半邊的巨傘，直伸到高空。一所新造的涼亭，跨在小溪流上面；一條白石築成的小路，兩邊夾植圓頂的柏樹，直引到別墅的門前；花園，動物園，游泳池，很均勻而調和地散布在地上。早早晚晚隨時都有大馬，藍輿停在門外。一天往來的人，是日漸增加了。這里，李亞百不但有名的石井主人，他，簡直是所有石井的顧問，或指揮者；他利用雄厚的資本勢力，併吞許多小資本的石井營業。就連知事，征收局長

隊。隊伍很快就編組好了。他們的任務是帶突擊性的。出其不意地，給敵人一個當頭棒喝。

下午時，工農軍領袖話談事裏的人物，活躍地在出動：女生，商人，醫生都隨着大隊伍在徵

並工作，並搬運子彈和其他軍用品。××國，黨和政府的人員全都動員。幾乎統統趕上了戰場。漢陽槍，梭標，馬刀，鳥槍，和五挺機槍，兩挺迫擊砲，八架土砲，馬，白米，麵粉，西藥，都奔流般湧到戰場去。十多萬人，像有訓練的隊伍，在一晝夜之內竟一直趕到了目的地距離易家村只有十餘里了。天快黑下來。他們只好靜靜地宿營，等待天明……。

夜風吹得急緊，博良同志在各處指點。夜深，偵探回來報告：

敵人在村莊中各處布置大砲，約有五六千人。

還說，博良再派人去作詳細的偵察，把黨代表劉靜找來問道：

「你明白地形嗎？黨代表！這裏，紛繞的河流，圍繞許多林木和廬舍。那裏作螺旋狀的山麓下，綿密的斑竹林裏面，深藏了敵人，再朝那邊望去，盡是深厚的樹林，那是敵人的大本營所在地帶。你看，敵人在小路口，填牆闕下，河畔，山麓密密散布着步哨，并做了堅固的防禦工事，稍一不慎，我們就要遭受嚴重的打擊。」

「不，我是生長在此地的，每一道河流，圍圍，小道，我都熟悉的。我可以找兩個負責引路，決無任何危險的。」

是夜深時分，各大隊指揮官和團長司令都圍住博良和黨代表詢問地形和計劃。博良只簽了三五句話，就在地圖上指畫着……馬上各自分手去部署隊伍。決定在若干小時之後部開始行動。

當傳達。最後聽到爆炸的響響，彷彿是在使用火藥炸裂那岩石。登時空中落下大大小小的石頭和碎片。他們好像驚喜了似地。那矮子手中檢了一片石頭在細看，不久就互相傳聞。他指示給眾人看，好像在說：——這是挺好的礦苗呀！

縣城，村鎮，隨處都在散布各樣式的謠言。

——喂！李亞百原來就是日本人。

——不，他是日本留學生，日本鬼子把他收買了哩。

——呸，他諛的是洋財呀！

緊隨着李亞百而來的議論是：有的說，火車并不能自己行走，要殺人祭火車。有的說，洋人吃人肉，而且最喜歡吃人的肝子，和小孩的肥腿，李家的女僕劉嫂，她曾在洋人家裏做過活，親眼看見洋人烤火的小屋裏，煙囪旁掛着許多小孩的小腿和肝肺。她悄悄在外面對人談論這些事。有人問她：

——喂！李亞百這忘八蛋也愛吃人肉？

——不，我們老爺并不見得真吃人肉——。劉嫂在爲主人辯護。

五年以後，這裏的情形完全改變了，滿地像鐵網織的敷設許多小鐵路，中正一條單軌幹線，——一直向前伸展，蜿蜒地吻接了隣省的C埠。汽笛嗚嗚，早晚，半夜都有火車來來往往，震動屋瓦，震動地面。鐵路兩旁，高插着電桿，時而發出嗡嗡的聲響，像一隻大黃蜂在叫喚，那無窮盡的一條鐵線直向前方引起走，電流通過後，還無限長的直線在叫喚啊！

——電線杆子，這撈什子！是外國人奪下的，撈不穩呀！——老農存着戒心在敬戒子姪，一面在埋怨着田角上的一根電桿。但是有些極遠地方的農民却將電線割斷，把電桿砸倒，一面把鐵路毀壞，而且到處殺傷洋人。然而結果，火車硬要把電氣，鋼鐵，汽油，煤油，洋槍，炸藥，勞動和資本，在短期內全都運到這深山中了。

隊。隊伍很快就編組好了。他們的任務是帶突擊性的。出其不意地，給敵人一個當頭棒喝。

下午時，工農軍領袖話談事裏的人物，活躍地在出動：女生，商人，醫生都隨着大隊伍在徵

並工作，並搬運子彈和其他軍用品。××國，黨和政府的人員全都動員。幾乎統統趕上了戰場。漢陽槍，梭標，馬刀，鳥槍，和五挺機槍，兩挺迫擊砲，八架土砲，馬，白米，麵粉，西藥，都奔流般湧到戰場去。十多萬人，像有訓練的隊伍，在一晝夜之內竟一直趕到了目的地距離易家村只有十餘里了。天快黑下來。他們只好靜靜地宿營，等待天明……。

夜風吹得急緊，博良同志在各處指點。夜深，偵探回來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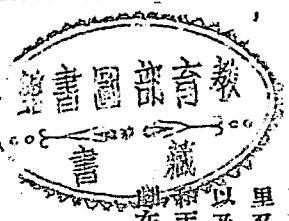
敵人在村莊中各處布置大砲，約有五六千人。

還說，博良再派人去作詳細的偵察，把黨代表劉靜找來問道：

「你明白地形嗎？黨代表！這裏，紛繞的河流，圍繞許多林木和蘆舍。那裏作螺旋狀的山麓下，綿密的斑竹林裏面，深藏了敵人，再朝那邊望去，盡是深厚的樹林，那是敵人的大本營所在地帶。你看，敵人在小路口，填牆闕下，河畔，山麓密密散布着步哨，并做了堅固的防禦工事，稍一不慎，我們就要遭受嚴重的打擊。

「不，我是生長在此地的，每一道河流，圍圍，小道，我都熟悉的。我可以找兩個負責引路，決無任何危險的。

是夜深時分，各大隊指揮官和團長司令都圍住博良和黨代表詢問地形和計劃。博良只簽了三五句話，就在地圖上指畫着……馬上各自分手去部署隊伍。決定在若干小時之後就開始行動。



這着通過電流的大鐵線，有如操縱推動搖籃般，在運送工人到各處工作。在章道生看來，這里就是地府：換班出來的工人在昏暗的燈光中映照著，像夜叉，鬼怪，衣服堆滿泥污，破爛得像乞丐，有時掉下長條的爛布，連自己也不相信是一個人。——還有臉面走到人面前去呀？因為這樣的

險，就是母親，妻子見到，也會大吃一驚的。

——哦！我到換班時，不一樣像他們嗎？——章道生打了一個寒噤，他繼續在自言自語：——污點到不在乎，最可怕的，就是挨打，洋人和工頭用鐵棒打人……

——你不小心，就性命交關。——工友周學民憤憤地在對他學談：——打死了倒不在乎，就怕打成殘廢；好像炭塊打傷，鐵器摔傷，是一樣的，炭塊打死了，鐵器摔死了，倘免得受苦，我們最怕是弄得不生不死……——眼望有人在罵：臊你個娘，潛早陪早，你就說生說死，你狗娘的，你連規矩都不懂得……。

這裏并無比較纏綿的新路，尤其是像章道生這樣新來露下作工的人。除了是包工頭的親友或小孩而外，照例一律都要掘煤。就是一推煤的工作也不容易得到手。至於趕馬車，鑄馬，掛鉤那類工作，那更不是沒有深厚關係的生手所能夢想得到的。窰底下是那麼黑暗，縱使提著燈，三步以外也不能看見什麼；有時你的燈滅了，會令你頭髮都豎起來的。那適於鬼魅的地底層，陰風吹來，就怪慘地像有鬼來了一般。在大煤洞裏，你祇看到兩旁岩壁直立著，盡是用大刀闊斧斬斷成功的；所謂鑿山通道那些神話似的工程！或者說，那就是中國古史家所想像出來的巨大的工程罷。大煤洞在兩旁分開支線，直通到另一個世界去。再進行不遠，或者說一里半里吧，就是更悲慘的小煤洞。那里又開開了支線。由此前行，你不明白麼？那便是一個大千世界，處處有人在看守，在當差追快，以及監工。和修理道路的工人。或者他們在考察兩旁或天頂上有無裂隙，巖壁是否會崩裂，那鑄鐵的天頂是用粗大的杉松，或鐵柱撐架着。這地層是如此繁複，四通八達得有如衙門一般。同時，悲劇在這里比在地上更演得多。章道生和閻學民親眼看到許多苦難的故事。到了放工或洗澡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談論：

——「未死先埋」有早飯吃就不曉得有冇有夜飯吃。閻學民，你說是不是？

——「牙裏」凡事總要憑良心；不然嘛，那就講不的。閻學民在勸勉章道生。

——閻學民，你娘個願，你還講良心。爲什麼資本家不講良心？——好像李亞百他個。怎麼會有家財百萬？

——他結果還是沒有好處呀！

——不，老子不相信你的鬼話，我以爲我們總有翻身的一天

你說是禍從天上來麼？這時忽然傳來了一種驚人的消息：

八方井起火了！馬上還出許多死屍來了，他們從頭到腳，都被火炙燒過。也有困了起火之後，巖石崩下來，打在人身上，於是弄得肚皮裂開，爆出腸肚來；有的水淋淋的滿身拖着污泥，半死半生地在呻吟，或叫喊；也有祇能發出些微的聲息的。

——媽媽！……。

——要點水喝囉！

不知在甚麼地方找到了這許多破棉絮，雜亂地蓋着，或捆着。章道生也受傷了，祇是有人說傷勢不重；他躺在八方井附近的石階上。李老五在旁邊把開水給他喝，另一個工人在辱罵閻學民！——畜生！你相信神，講良心，……結果，你背時啦！——李老五也沒有什麼話來安慰章道生，祇孤例說一聲：——你好好才忍耐着。

不知在甚麼地方找到了這許多破棉絮，雜亂地蓋着，或捆着。章道生也受慘了；便是有人說他掉不靈；他躺在八方井附近的石階上。李老五在旁邊把開水給他喝，另一個工人在辱罵閻學民！——畜生！你相信神，講良心，……結果，你背時啦！——李老五也沒有什麼話來安慰章道生，祇照例說一聲：——你好好才忍耐着。

——還有什麼哭得！——章道生偉靈說了這樣一句話，當他的母親和黃臉的老婆來看他的時候。——頭不得，見不得陽光！——忽來了一個工人，扯好他們的被蓋，一面惡聲地勸慰：——不要喝冷水！——這人將離去時，自語着：——看起來是上好的人，其實燒得爛熟了，把被蓋一掀，見了陽光，就下皮落肉啦！——

在階石盡頭處躺着兩個好像未滿十歲的小孩，——其實他們已有十五六歲的年齡了；爲了過度的勞動，這些未成年的軀殼，就像是用鐵水淋過，死也不肯長呀！——也炙燒得很厲害的，間或輕動一下，微微發了兩聲，像斷了氣似地躺在階石上。有人問：——孩子！要水喝嗎？——他們也不回答。在這成千成萬的童工之中，饑死兩個小孩，是半點也不奇怪的事情。照章道生李老五的說法，這些小野雜種，實在討厭呢；因爲在八方井一帶，如拖煤，掛鉤這類工作，——比較方便的工作，常被這些小王八蛋搶起走，他們又挨得打，又受得氣，隨便給幾個工錢，就下窖：——他娘個，是樹柵里跌下來的，不是娘生的，又賤又多！你試着舉一些黑影在蠕動，等你提起燈一看，「鳥嘴打拐」，不像個人，——這些小叫化子！

礦山就是人間地獄！不分晝夜，地底下活活地葬埋了三十萬工人，地面上還有幾萬人在活動，全是學衣不蔽體的工錢奴隸。從無人把他們放在眼睛裏。爲了偷食樂園的果子，上帝就要他們痛苦和勞動，那無止息的勞働！他們成千成萬在地底下各處層活動，像螞蟥般在蠕動着，匯合那無限量的洪流般的力量，合羣地在咬進豐富而龐大的煤層去。無日無夜，不在莊碎着黑漆的煤層。當着大塊的「塵」和那帶着銳利的鋒芒的小塊煤炭滾下來，打在頭上，打在腰間，或襲擊了手足。縱算你運氣好，沒有打死，那也成了殘廢。於是，你會求死不得。可是，這里儘管不斷地發生這樣的悲劇。

隊。隊伍很快就編組好了。他們的任務是帶突擊性的。出其不意地，給敵人一個當頭棒喝。

下午時，工農軍領袖話談事裏的人物，活躍地在出動：女生，商人，醫生都隨着大隊伍在徵

並工作，並搬運子彈和其他軍用品。××國，黨和政府的人員全都動員。幾乎統統趕上了戰場。漢陽槍，梭標，馬刀，鳥槍，和五挺機槍，兩挺迫擊砲，八架土砲，馬，白米，麵粉，西藥，都奔流般湧到戰場去。十多萬人，像有訓練的隊伍，在一晝夜之內竟一直趕到了目的地距離易家村只有十餘里了。天快黑下來。他們只好靜靜地宿營，等待天明……。

夜風吹得急緊，博良同志在各處指點。夜深，偵探回來報告：

敵人在村莊中各處布置大砲，約有五六千人。

還說，博良再派人去作詳細的偵察，把黨代表劉靜找來問道：

「你明白地形嗎？黨代表！這裏，紛繞的河流，圍繞許多林木和廬舍。那裏作螺旋狀的山麓下，綿密的斑竹林裏面，深藏了敵人，再朝那邊望去，盡是深厚的樹林，那是敵人的大本營所在地帶。你看，敵人在小路口，填牆闕下，河畔，山麓密密散布着步哨，并做了堅固的防禦工事，稍一不慎，我們就要遭受嚴重的打擊。」

「不，我是生長在此地的，每一道河流，圍圍，小道，我都熟悉的。我可以找兩個負責引路，決無任何危險的。」

是夜深時分，各大隊指揮官和團長司令都圍住博良和黨代表詢問地形和計劃。博良只簽了三五句話，就在地圖上指畫着……馬上各自分手去部署隊伍。決定在若干小時之後部開始行動。

幾乎各種形狀都齊全。如果不是有名的工程師來指揮，很巧妙地配合，使它們不生一些空隙，那就毫無辦法來使用這種物事。在半夜或天亮時，甚至快要達到成熟的時候，因為升到一千度以上的熱度，瓦斯會鑽出來，使全部快要鍊就的焦炭走入失敗的境地。舊或和空氣接觸，瓦斯會暗暗地散布

到附近的工房和商店去，就變成巨大的災禍呢。

李老五做這苦工現在足足有十年了。章道生呢？他進過八方井，凍過焦煤，在洗煤台，九里井，這做過工，到現在他覺得氣力實在趕不上往年了。他對李亞百說了多少好話，最後才得到允許，

去作工。他在夜深回到工房，酒氣薰薰地走進來，很高興地報告李老五：

——我帶着李副總辦的允許，明天就到鐵廠去做工。

——！——當時，娘個臭臭，我年年在那裏廠燒火，已經送了半條老命，還得不到半點好處咧。你還嫌臭臭，運氣又來了哇。

真的，第二天，章道生就進鐵廠作工。他恨：——這下生命總要安全多了，這裏不比八方井；昇降機斷了鐵索，鐵轆轤下去，人會變成碎片和泥漿，連屍都救不到手。像我們有妻兒的人能得到五十元大洋做安埋費，倒還領得，若說到他們那些單身漢，跌死就算了；即使有錢也無人來承領。如果竈下起了火，他們會把通門關上，讓我們在裏面燒死，以免延燒到別的煤洞去。嘎！裏面的鬼真厲害，火燒起來了，你就躲在水箱裏，他也要把你拖出來燒死。鬼真厲害！……

他做着上油和抹漆的工作，往來在發動機，萊伏裏跋梯，和美利堅樹之間。齒輪交錯着在發響，皮帶在呼嚕，彈簧在咋舌，匯合成絃奏的不調和的響響。那使章道生衰弱了的神經感到支持不住。他的兩眼昏花，只看昇降機上大的一條皮帶在拚命地旋轉，發動機像翻動了天河，使一切機器在活動，像掀起了春天的巨浪似地；震動得屋頂作響，脚下酷似劇烈的地震。爲了皮帶的疾馳或緩行的離弛，滑車軸變成白銀般的顏色在閃光。電氣起重機伸出長長的臂膀接連着接合板在活動，採起了那聚重的碎錢鐵。在剎制機全部活動時，那車絆，繩纏絆，鑿釘，螺絲軸都在不住地工作着。

隊。隊伍很快就編組好了。他們的任務是帶突擊性的。出其不意地，給敵人一個當頭棒喝。

下午時，工農軍領袖話談事裏的人物，活躍地在出動：女生，商人，醫生都隨着大隊伍在徵

並工作，並搬運子彈和其他軍用品。××國，黨和政府的人員全都動員。幾乎統統趕上了戰場。漢陽槍，梭羅，馬刀，鳥槍，和五挺機槍，兩挺迫擊砲，八架土砲，馬，白米，麵粉，西藥，都奔流般湧到戰場去。十多萬人，像有訓練的隊伍，在一晝夜之內竟一直趕到了目的地距離易家村只有十餘里了。天快黑下來。他們只好靜靜地宿營，等待天明……。

夜風吹得愈緊，博良同志在各處指點。夜深，偵探回來報告：

敵人在村莊中各處布置大砲，約有五六千人。

還說，博良再派人去作詳細的偵察，把黨代表劉靜找來問道：

「你明白地形嗎？黨代表！這裏，紛繞的河流，圍繞許多林木和蘆舍。那裏作螺旋狀的山麓下，綿密的斑竹林裏面，深藏了敵人，再朝那邊望去，盡是深厚的樹林，那是敵人的大本營所在地帶。你看，敵人在小路口，填牆闕下，河畔，山麓密密散布着步哨，并做了堅固的防禦工事，稍一不慎，我們就要遭受嚴重的打擊。

「不，我是生長在此地的，每一道河流，圍圍，小道，我都熟悉的。我可以找兩個負責引路，決無任何危險的。」

是夜深時分，各大隊指揮官和團長司令都圍住博良和黨代表詢問地形和計劃。博良只簽了三五句話，就在地圖上指畫着……馬上各自分手去部署隊伍。決定在若干小時之後部開始行動。

不聲不響，讓李亞百他們來開礦呵。他們原來就是很有面子的，如果回礦山上「打主意」，每途要抽軍餉，就得預先召集這巨紳大賈，和鄉間富翁進城來商量；如果要回礦山上「打主意」，那就更要與他們攜手。而在最早，就得漏夜打「德律風」叫李亞百進城。他隨即坐了搖車，在十五分鐘之後，就把二十華里的距離擠過了。他好像覺得只走了三五里路遠近，很快地就抵了礦署。

他直衝到衛兵室去投刺，請求接見。不久，馬鎮守便就派人出來請他到內客廳談話。當李亞百從外客廳經過時，就有人牽住他的手：「亞百！許久不見了！——那就是馬鎮守使。他注視了一下，回答道：『跟鎮軍大人回，別來有半月了，沒有來拜晤，恕罪恕罪！』李亞百心房在跳動，他覺得自己既然進了武官衙門，那是應該特別留心答話的。這時兩人慢慢走動，就到了內客廳，旋在左邊矮榻上坐下，稍稍寒暄了幾句，先由馬鎮守使開口：

「亞百，我這裏要向礦上借十萬元做軍費。」

「他稍遲緩了一會，才回答：『少點可以麼？』」

「至少要借八萬元，一個也不能少。」

「那部下只有奉命照辦。聽之，礦上一切事，希望大人維持，才有利益。」

幾個月後，礦山上忽地起了一種奇怪的傳說：

「來了一隻豬鬃荷！」

這豬鬃荷勢力很大，聲名震動遐邇；幾乎每一個工人都向他使頭，而且出於自己甘心情願的；因為從此以後，在八方井，在鐵工場，甚至在遙遠的柴家沖，沒有誰再敢欺侮工人了。如果有人毆打，或時罵工人，豬鬃荷就站出來拍胸脯，要發情「打抱不平」。

在鄉間也盛傳豬鬃荷來了一只豬鬃，從此謠言日漸增加：一說，豬鬃荷就是李驥食的化名。他是湖南人；一說，那是用了密封的火車裝了到中國來的，他是一個日本人，又有人說，他原來是中國人，受了俄國人的僱用，到中國來搞餉的。總而言之，這礦山分明是起了一些變化，是變化得

隊。隊伍很快就編組好了。他們的任務是帶突擊性的。出其不意地，給敵人一個當頭棒喝。

下午時，工農軍領袖話談事裏的人物，活躍地在出動：女生，商人，醫生都隨着大隊伍在徵

並工作，並搬運子彈和其他軍用品。××國，黨和政府的人員全都動員。幾乎統統趕上了戰場。漢陽槍，梭羅，馬刀，馬槍，和五挺機槍，兩挺迫擊砲，八架土砲，馬，白米，麵粉，西藥，都奔流般湧到戰場去。十多萬人，像有訓練的隊伍，在一晝夜之內竟一直趕到了目的地距離易家村只有十餘里了。天快黑下來。他們只好靜靜地宿營，等待天明……。

夜風吹得急緊，博良同志在各處指點。夜深，偵探回來報告：

敵人在村莊中各處布置大砲，約有五六千人。

還說，博良再派人去作詳細的偵察，把黨代表劉靜找來問道：

「你明白地形嗎？黨代表！這裏，紛繞的河流，圍繞許多林木和廬舍。那裏作螺旋狀的山麓下，綿密的斑竹林裏面，深藏了敵人，再朝那邊望去，盡是深厚的樹林，那是敵人的大本營所在地帶。你看，敵人在小路口，填牆闕下，河畔，山麓密密散布着步哨，并做了堅固的防禦工事，稍一不慎，我們就要遭受嚴重的打擊。

「不，我是生長在此地的，每一道河流，圍圍，小道，我都熟悉的。我可以找兩個負責引路，決無任何危險的。

是夜深時分，各大隊指揮官和團長司令都圍住博良和黨代表詢問地形和計劃。博良只簽了三五句話，就在地圖上指畫着……馬上各自分手去部署隊伍。決定在若干小時之後部開始行動。

「這，這傳來一個好已經開始了。這伐伐的消息，讓……」

廣東軍已越過大庾嶺，進至贛省的邊界地區了。這里樹人民突然活潑起來。特別是工農羣衆，人人都盡着死力，隨時隨地發動了無數萬的廣大的羣衆，來幫助革命軍。贛山上的俱樂部也派了許多工作同志，在每一農村，每一市鎮去活動，——宣傳革命。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聯軍百萬大兵，一時異軍突起，雄視兩湖。總量兩廣，那勢力直接伸展到豫、桂、贛各省去。於是新興的實力派頓時駭退了……

同時，那久被壓服的奴隸們！此時却要把腰桿伸起來。在大聲叫喊：我們要管領生產機關，要奪取農村政權……。贛山，鐵道，工廠，農村，市鎮，到處在怒吼。舉起拳頭。在贛山各處召集大會，人頭黑壓壓地擁擠着。

在實力派方面又怎樣了？

他們恐慌了，忿怒了；馬上決定開始大的屠殺。——首先就由C省省城發動，半夜，李團長率領幾營人把總工會，省農民協會搗毀，立即在工會大門外殺了百幾個負責人。同時各處潛伏的反動勢力起來了，省城，縣城，市鎮一切聯合的勢力都在進攻工人和農民。

力量在革命的工農羣衆方面又怎樣呢？

只有反攻！用武裝的力量回擊敵人……！

這時是需要一個很有能力的指揮者，他們才有戰勝的把握呀。

——博良同志！我們贊成博良同志當總指揮！——在大會場中舉起千百首的拳頭，糾察隊和工農軍的刺刀白亮地在空中閃光。博良走上演說台，很迅速地議決幾件新的議案，以排除萬難的危

隊隊很快就編組好了。他們的任務是帶突擊性的。出其不意地，給敵人一個驚頭棒嗎？

下午時，工農軍領袖話故事裏的人物，活躍地在出動；女生，商人，醫生都隨着大隊伍在搬搬運運，或搬運子彈和其他軍用品。××國，黨和政府的人員全部動員。幾乎統統趕上了戰場。漢陽槍，梭標，馬刀，鳥槍，和五挺機槍，兩挺追擊砲，八架土砲，馬，白米，麵粉，西藥，都奔流般湧到戰場去。十多萬人，像有訓練的隊伍，在一晝夜之內竟一直逼到了目的地距離易家村只有十餘里了。天快黑下來。他們只好靜靜地宿營，等待天明……。

夜風吹得愈緊，博良同志在各處指點。夜深，偵探回來報告：

敵人在村莊中各處布置大砲，約有五六千人。

這裏，博良再派人去作詳細的偵察，把黨代表劉靜找來問道：

「你明白地形嗎？黨代表！這裏，紛雜的河流，圍繞許多林木和廬舍。那裏作螺旋狀的山麓下，綿密的斑竹林裏面，深藏了敵人，再朝那邊望去，盡是深厚的樹林，那是敵人的大本營所在地帶。你看，敵人在小路口，填牆腳下，河畔，山麓密密散布着步哨，并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稍一不慎，我們就要遭受嚴重的打擊。」

「不，我是生長在此地的，每一道河流，四圍，小道，我都熟悉。我可以找兩個兵負責引導，決無任何危險的。」

是夜深時分，各大隊的指揮官和砲兵司令都圍住博良和黨代表詢問地形和計劃。博良只簽了三五句話，就在地圖上指點着……。馬上各自分手去部署隊伍。決定在若干小時之後都開始行動。

東方發白時，當長針指着六點鐘的時候。第一砲轟隆隆地響起來了。四方八面的步槍，劈劈地在作響。接着，大砲開關槍，和着手榴彈雜雜成一種天崩地裂的交響樂。有如神兵般很迅速地衝進村中去。敵人倚着牆眼惶惶，似乎分辯不清楚目標，槍聲起自何方他們都像不會知道。像天上掉下了戰爭，他們連一點也不能利用自己的防禦工事了。步兵，砲兵都找不到目標，向着各方面亂開槍，和用大砲在亂轟。工農軍乘勢攻打進去，盡情擊殺敵人。有如大風之吹走落葉。轉瞬間，敵人潰退下去了。

戰事就在這情形下面暫時告一段落。那被圍困了的許多的俘虜，由李老五統率手槍隊押解回到驢山去。

工人觀察隊，農軍，步兵，砲手和指揮官，醫生，伙伕，男女學生，商人，在廣場上集合，爭取食物，笑聲，歌聲，採雜成一團。博良同志在和黨代表和那幾個司令官商量，怎麼才能和「北伐」的革命軍取得更密切的連絡同時，前面的隊伍，已經開始移動了；旗幟，槍炮，大刀和人頭在夕陽下閃光。

這一支大軍，仍舊在繼續前進……

五，一九，一九三七。

放
工
後
的
章
道
坐



何 以 刻 -

太倉之粟

高廟浸浴在晨曦里，涼爽的清風，從窗口闖進來；撫摸這古老的樑柱，拂拭那繃了色的匾額，並啾啾那黑漆的神像。他們，安坐在殿上，像貌是異常威武，顯現出正氣的神情。正中一尊神像，拖着殷紅的長髯，怒目地注視前面，似乎要管領着人間的是非；然而，每日來往的人們，並不理睬他們，有時，竟至公開蔑視，做出無法無天的事情來。儘管你，看得分明，聽得清楚，却不敢說明誰是誰非；因為，他們都是些無神論者！他們根本就不相信神！這里，既是茶館，又是市場，一切罪惡都在這地面上流動着，閃出那吞噬人類的層層的暗影，是罪惡的淵藪劇！掠奪，奸淫與無恥，盡匯集到這污穢的池沼裏來了。這些故事，說來是够够味的。它四週往滿了小家人戶，一變妖艷的姑娘，在溜進溜出；洗衣服的太婆在冷笑，像帶了醋意似地悄聲辱罵着：——這死婆娘，真不要臉呀！……——跟即送來了反抗的答語，——滾你媽寶屍，你才真不要臉呢！——她們毫不經意地就朝前跑走了。——這一帶，從進門起：這里設立了稅收分局，那里又擠滿了堆棧，或米店……。在數十年前，這地帶是僻靜得可怕，後殿和左側都沒有牆壁，整天只是盪漾着潮濕的氣息，莓苔長滿了階除；那些未見天日的嫩草，懶洋洋地生長在神龕下，就像那缺乏營養的孩子。晚間，狐鬼在殿前殿後放肆着；鼠子成羣結隊，往來於殿堂之間。夜氣凄慘地會駭住你的靈魂，你不敢單獨深深入到裏面去。雖然并不見得有鬼怪慘叫，或巨靈伸出隻手跑來擁抱你。

古今來南市的變遷。真遠遠麼！

現在，這里變成一所挺熱鬧的商場，前殿，後殿和院牆一切情形都大大改變了。大清早，就打得乾乾淨淨，太陽放射一絲紅光，映照在前殿茶棹上面。這時，一個人也沒有，只見兩株高大的芭蕉在院中撥動微風。後殿里新闢的茶館，方棹，板凳都是柏木做成，用糝木漆，漆得透明發光。這比較殿前的小茶棹，竹椅是很有差別的，那分明地劃出有兩個階層；雖然在空氣里面，（在日光中映照出來的）和在那抹拭過的椅棹上是同樣浮現了一層淡薄的灰塵。

茶灶蟻伏在簷前左角，上面加蓋簾笆遮蔽雨風。那剛入壯年時期的爐火，正放開肚皮，直吞下滿院的晨風。它氣力驟增，虎虎地從爐橋下面傳出吼聲。淺藍色的火煙在舒捲，伸出長的火舌，在簷邊絲絲轉動，這時，忽有三兩個僱客走來了，悄聲坐在院子裏晒太陽，登時，有人叫喊：——倒碗茶來！——不久，斗紀，米販子也先後到來，彼此，在打招呼，喊倒茶來。他們旋即就喝茶。人愈來愈多，到處都滿座了，矮胖矮胖的絡腮鬍子費太爺步上了石階。他並不東張西望，就一直走到他固定了的水井附近一張高長的茶棹子那里，在棹旁稍稍站立一會，就坐下了。許多人都喊：——倒碗來！……倒碗來！

隔座或稍遠的茶棹，也有很多人，在招呼：——茶鏡這里給

跟即惶惶喊了一聲——道謝！——他就在附近一張茶棹上把錢收下。費老太爺將目光放過去，看明是秦副官給了茶錢，嘴巴稍稍撇開一笑，輕輕點頭表示謝意呢。他是南市的船把子，手面也很寬，曾經見過多少風事，開過戲園，大賭了三四場，連輸二三十萬元大洋。不得已，才跑到新都漢州去；但與哥哥的關係，到處有人疏通，在幾個月後，她仍舊回到市上來了。

當他稍坐一會，那人便問：

「費太爺，米要買點吧？」

「這看不出來——。費太爺酬應地回答，旋即添上一句：——恐怕要買點吧。」

「此時，我看現米要崩點啦。——一個年歲稍高的，帶有經驗神色的人在插嘴：——新都昨天就虧了兩元。」

人愈來愈多，聲音更見嘈雜，四處都在喊茶，喊煙，有的隨手取出一包鈔票付清昨天的欠款，或找補尾數。後院到來的人也增多了。他們比前院要平靜些，時間還沒有滿，這時就讓前院的人們去喧騰，揮霍。費大爺在各處往來不定，有時到自己設立的交易處去走一走，收下了一大捲十元、五元的鈔票，塞在大皮匣里，手中捏了一捲米飛子，走入中堂，在叮囑他的下手莊師兄和李矮子：

「——米要買呀……。」

莊師兄那麻臉的傢伙，他是一個在米市上善觀風色的人，此時，他臉上忽然現出驚慌的神色，麻子也變黑了些。他暗自想道：

「——這又是他們在排兜呀，狗爺的真要話說，現米原來也沒有多少力量哇……。」

他連忙問李矮子：

「——喂！你買了多少上手呀？」

「——咳！背時！背時！……。」李矮子的影子旋即在人叢中消逝。

已是十點鐘的時候到了。

前院傳來了什麼事變，一羣又騾又真的蒼蠅，麇集在中堂。不管短衣也好，長衫也罷，把袖

子放下來，儂欲笑文明人握手一般，我的手，扣住你的手在講價錢，照例定，實數不必講明，只須開一問零數，最好用小學教員教算術的方法來探究這趣味的世故，那就是說，五十五元二角一石的米，在「揀手」時，祇消將對方五個指姆一齊一握，說「元元」，再握兩個指姆，說「角角」，聞者馬上明瞭：一石米是二十五元零二角。……好親熱囉，那是在跳舞廳或宴會場中呀！像「乞乞可夫」在縣長公署樣，是十分熱鬧的場面。比如說，你如果能多購現米，人就會看重你，四方八面的人會跑進來，向你握手。是些瘋子，瘋狂了，或者說是失戀了，他們在互相擁抱。在實行爵士舞，在狂熱地爭利；因為那些賣米的都是小木錢，全靠買現賣，馬上賣完，明天就好趕新都，築橋，或蘇波橋。

費大爺偶然從後殿出來儂在巡視甚麼。

許多人都跑來圍住他：

——開鑿了嚙？

費大爺祇信口答應一聲：——「冒點，冒點。人家馬上明白了比昨天漲了三四角錢一担。」

到處像活躍了生命似地，人，都在交定錢說莊師兄：——「一元（指定存），買二担，車！或看交五角錢給李矮子，說：——「五角錢，買四担。——同樣，還有人和其他的斗紀在說：——「買個兩三担！——買個五六担！——如果說，買十担，二十担。那就是挺大的實主了，斗戶當然格外歡迎你，儂秦副官那種人，他既是軍官出身，與市長，陸師長都係舊好，他賣軍米，手藝很高，在賭博場中，就「輸打贏要」，即便你是軍人橫行霸道，他卻很有力量來制伏你。陸資生看出這人神通廣大，很可利用他；幾月以前就想和他打交道，現在偶然在市上見到：

「秦副官，我們聯絡一下……」他把眼睛掃射了四週，又補上一句：「我們要團結起來才有辦法呀！」

「對的，你哥子，把把子，對紅心，說說就除……我兄弟祇有效力就是囉。」

「哥子，你等一等到頭昌賓館來嘛！」

「對囉，我來找你就是。」

正當十分熱鬧的時候，有些衣冠楚楚的人物偷偷地溜進後殿。

每逢到來一個，就馬上叫喊：「到碗茶來……」有時附帶客氣二句：「早哪！不準在這環境里，這些人物的服裝與環境是很不調和的；如果論到身份，那就重使你驚異……你不會說……那便是官場現形記麼？……」頂的老頭，是前任京都市通俗教育館館長舒鐵城，他也曾任過全省教育經費收支處處長，與陸師長長是親家，這年頭，上海的勢力滲入內地來了，把防區制打破，於是他的命運，乃至他的同志們的命運，如李任斌團長，鍾營長，吳縣長等都受到無情的打擊。就是現在的軍官也無法夢想過去：你渴望竭澤而漁，盡量在農民身上搜括，已不是容易辦到的事了，比如陸師長他現在都感到了經濟的恐慌，雖然手邊有幾百萬，仍舊是陸軍中將階級，是甲種師師長，直轄得三旅一個補充團，然而到農村去，總是有些棘手，不易找到「銀子」，於是近年來陸少章師長，對於經濟計劃，就分有幾方面：如私運鹽土，暗地縱兵到鄉間去打起發，或販賣武器，和換縱金鐵，和米糧生意……

陸少章就物色這樣一個人物——陸貴生——這人是陸宅的忠僕。他的能力很高，陸師長每晚都要他到內院臥室談話，現在二人就像真真正正了，躺在煙舖上，貴生又能「敬火」，把煙槍送到師

長官，縣長馬上會氣着，說：

——你來！

——次，彼此誰抽了幾大口煙，譚鋒也就生起來了。

——貴生，這回「朝生意」有把握沒有？

——縣長，包你有辦法，昨天在臨昌賓館開過會，由我們十人團負責，硬是包你有辦法！

——有哪十個人？

——南方銀行，太平倉棧，李旅長，蕭團長，費大爺，秦副官，……。一共總共八十萬，師長出四十萬！

——八十萬，爲啥要出那麼多現款？

——你不懂白哇？在五天内我們把新都，漢州，雙流……和各鄉場的現米買漲，再派人把本城的現米和倉飛統統買着，成都，新都的倉飛，誰都操縱在我們十個人手里，市上拿一天不現幾張倉飛，餉錢，你還米價要不上漲？

——你這個濫條却打得好，祇是在抗戰期間，天乾乾得要話說，鄉間餓死這麼多人，實在是有些昧良心！

——有陳索頭，抗戰，抗他媽個屁戰；說個不多心的話，師長，比給人總要好些。比常漢奸總好多了啊！

——你的空盤生意又弄到雜個樣子了？

——沒騰來頭，我們十人團，共買了五萬担空盤。這幾天各縣都下大雨，大家都以為米要漲價，飽糧賣房。成都，新都，不但漲，越見買起來，新都雙斗由廿一元八九，漲至廿三四元。本市現米二十三元，漲至二十五元，倉飛要二十六元幾，……今天二十七，明天二十八，二十九，——呀，後天就要宰下來。我們可以賺多少，你想想看？依我看來，十萬元總可到手吧。

費大爺今天總有幾分進退兩難的神色。很不耐煩在各處兜攪生意，手中捏了一捲飛子，也不想怎樣去賣掉它。臉色總是沉下來，平日他忙得很，很難在那張椅子上坐一會，今天他却故意坐在後不暇，不肯走動，把茶碗打開，碗蓋放在桌上，旋即拿繩，把它斜插在碗與茶托之間，將指姆滴一絲茶在桌上劃字，起手劃一個「天」字，接着劃了地字，元字，跟他他停住了手，在竊聽外面的動靜。同座一個米販子照樣在劃一個不成形的女性裸體像。不久有人在元字下添一黃字，另一個就添上一「燈」字，寫黃字的李老三罵道：

——劃的，老子是淫人，老子又不是「過燈油」！

——你真勾子的，你要挖苦人嗎？走！出去較一下。

費大爺心中正焦急，恐怕今天要出岔子，他馬上擋住。

——看在我分上，不要鬧！

——啊！劃的，大爺雜個這麼晏都不開盤？

——早得很——，停了一會，又補上的說。唉！倒麻煩。倒麻煩！

他不打招呼，像一隻老鷹，披開半邊藍布長衫，一旋就到前邊去了。許多人圍住他，附耳聽近，望希得到甚麼消息。一個長長的身材，架了一副不值價眼鏡的人，在費大爺前面一衝就過去了，似乎示威，散布一種恐嚇，忿然地邊走邊說：

——要估倒斃？我們餓不起，二十五元開盤，捱死老子都不答應。……又怕哪個好蓋驢？隨即有人在後面表示抗拒的姿態，應聲答道：

——不相信，老子不相信，今天哪個還敢把米價抬高，把我們馬倒？呸，郭師長，媽賣，他騎桿的師長！老子不相信。

高板凳上站起了一個高大漢子，身穿綢緞長衫，一口八字鬚，在仗義執言：

——大家要拿出良心來，在這抗戰期間，我們正要打倒日本，一箇天乾，乾到這樣，千百萬人餓死，於今你把米價提高！陸貴生你們太沒有良心了。我們決不承認。

陸貴生回答，——我們輸不起，不管你媽賣屌，天乾也好抗戰也好，死人也好，老子贖你媽，不要拿大帽子來裝倒別個，挺少老子們沒有賣鴉片，沒有去搶人。

——滾你媽賣屌老子去搶過人，賣過鴉片嗎？——一個小伙子在答話。

——你倒沒有去搶人，祇是你老板叫人幹過……。

費大爺在這樣說：——莫多心，哥子弟兄們，都不要鬧，下同雜做得到。他在向主張漲價的人們求情。

這米市儼然形成了兩個壁壘，一方主張漲價，另一部份人主張垮價。雙方都有理由，這是局外人所不能參曉的一種祕密：這里是用米糧為中心，事實上就是一個賭場，既不是俄國的輪盤賭，更

非中國的色子賭，或紅錢公子賭。這是用米糶來賭博的，除了現米之外，靈都是大賸啊。

比如王四馬子，是高大漢子，他來到這市上，將近十年，他明白了這一切把戲，擠在一旁當

教師，有很多新來的米商，願意去聽他：

「期生意，那危險得很，你有一千就輸一千呀，狗偷的！」

但，馬上有人罵他：「你狗偷的，不要亂開黃腔，你都懂得這些？」

王四馬子稍停，手提茶碗蓋，在碗邊輕輕敲，把手臂碰了他的伙伴：「周大哥，你看貴生這們這次是當買主哇，當買主就希望米漲價，漲不起來，就用大批現錢，將新都，漢州，以至本城現米，米飛子，靈並收買，飛子和現米都買盡了，米自然要上漲啦。」

「喂，這就叫賭期生意嗎？」

「對囉！譬如，我看這幾天米要買，我就當買主。米價二十三元一担，我給你五十元大洋，買一百担，假如三五天或十天後，冒到二十四元或二十五元大洋，我要「宰」下來你就連本帶利給我一百元大洋，如果虧到二十二元或二十三元，那你就無條件的得到我五十元哪。」

「馬子又叫願灌，倒灌呢？」

「譬如我買你的一百生意，我給你五十元大洋，就叫願灌，依照市規，每担米原價低三角錢。如果我買你的生意，你倒先給錢我押個，那就叫倒灌。但，因我先給錢你，米價就要高個七八角錢。」

王四馬子無精打采的把茶碗端起來，喝了一回茶覺得時候到了，就溜到人叢中去攬生意。

「照樣，七角錢一担，我跟你下哪！秦副官……」

「老子不要你下，昨天十担米就少了一斗多。」

「秦副官，天曉得，我們決不敢偷你的米呀！」

結果，「買賣」成了交，王田驛子率領七八個力夫又跟秦副官去下米，一直跑到秦和倉去。四架板板車，一大捆繩索，滿載了二十石倉米。每四個人推動一架笨重板板車，在夕陽下，推過高而長的石橋，把這些力夫的影子拉到丈來長，氣力都已用盡了，尚停在傾斜的坡上，驢子在從旁驅逐，可把這重載的大車，像一塵石山，呆住在地上，不肯挪動……。

這里，費大爺被潛勢力包圍着，莊師兄、李矮子，却從旁來做好，要求爭執的人們原諒。陸貫生在茶棹旁憤懣對費大爺說：

「……你大爺，不多心，你大爺的事，師長很曉得，諸事總望維持就是了。……費大爺暗自想：如果這次米漲價，隨師長要損失六十萬，我爲了一點友情，已結郭師長，他那垮台的師長，又有甚麼好處呢？潯米市，誰又能說一句硬話，不倚靠軍人的勢力？唉！在成都，就是鋼鐵，嗎啡，旅館，成院那一種有利潤的商業，不是他們把握着？……他於是，決心今天要把米價上漲。馬七和其他幾個斗戶商量一會後，他就公開宣佈：

「……二十六元開盤。」

「……哈哈！嘩下幾大雨，外州縣都在下大雨，這里的米天天漲價，我們要到政府去控告你們呀！」

……街上起了一陣喧嘩，大聲嚷雜得十分厲害呢。

倉棧，這裏米積聚的盤脰。牠是一個大腹賈，每歲大算的米麥和菜子，吞噬了農民的汗血，是罪惡的淵藪，是饑荒的製造所。像饒煦將軍的將壇，是用幾千萬歐戰士卒的屍骨鑿成的。也可說牠們是剿絕農民生機的一些堡壘，從漢州到新都，和成都，到處建造的都是這些殺人不見血的林立着的堡壘。舉例來說，陸少章將軍就一共管有了六個倉棧。靠近南門的大倉棧，像雄踞營房般，一連排下了幾列抱長的房屋，每長列有大倉十五間，每間都裝滿了白米，豆麥或菜子，從地上到屋頂，都滿滿積囤着，拿繩和來說，這倉棧，共藏米糧在八千或一萬担以上。！是一種驚人的數量！鼠子在地板上跑來跑去，牠們并不要「積存三年糧」，一僅由無縫藏的窟窿縫隙里漏下來的可就够飽食終日了。四圍都是遺棄的粟米，有的爛朽了正在發霉，現出青黑色，快將變成坭土。麥子也同樣在腐爛，散發着臭氣，都因是潮濕的緣故。那并非埃及古墓中所掘出來的麥谷可比，它們在二千年後，尙能發芽。！說來真奇怪，這末多鼠子，千千百百地常結隊成羣來偷食，不能藉食這大量的剩餘的米麥和菜子呢。鼠雀常是落落地，在米倉外面，彷彿洒下了滿地的篩子，然而牠們也無法來啄食這末多的餘糧。每逢牠們落在地上，見人來了，就一齊飛起，撲地作成一種大的聲響。牠們聽貴生，平常最恨這些雀子。牠們總是在地上，或從前飛叫，牠常常用小竹竿，或掃帚去撲打。鼠子們在牆上跑馬，有時在洞穴邊，探頭探腦，鬼鬼祟祟在窺探甚麼秘密似地。牠雖不在乎你，却也不敢出來，兩隻小眼睛放出細小的光亮，那是極度令人生厭的一種光線，人們都看不慣它。耗子討厭！耗子也非常討厭的。！你們看，這些耗子，老是在米倉，院場撲撲作響偷米吃！！鼠雀常常在牆壁那些學徒，！你們聽，不把地下的米掃起來，買賣人就靠一沾二掃哇。！他每天午正從市上轉到倉棧來，就先在外面廡房查賬，很細心地查問這樣那樣，然後進到倉棧來。

這單，也同普通油米錢店一樣，變態的鋪面，照例安放了一個長方形的櫃木的米囤子。這櫃帶有兩個空着的篋櫃子，擺置在上方。那不同的處，就是所有米飛子，不論，十石二十石，如粟如黍，概來取米，就先得在櫃上照一照飛子。再查看存放日期的長短，存戶按月繳納一角，多少都照算。在你穿領清差之後，張師兄就將力夫們引進去「下米」。可是，今天是秦副官自己引人來下米的。當時大家跑進里面，打開倉門，一種帶着酸性的氣衝息到鼻孔里，秦副官打了一個噴嚏，把袖子抽了。拍灰塵，退到倉庫那邊去了。旋即轉來。呀！那頂層像鬆懈的黃土，被米虫蛀蝕成了細小的絲窩，一層很厚的米灰散布在面上，黑色的小蟲，「是「蛀米虫」呀！展開全部的正面的障地的戰爭，那亮大戰。」是虫蟻的世界！他對張師兄在勸氣：

「這些米太壞了，退飛子吧，我不下。」

「米都還好，有一點灰灰。」——王四齋子在牽掩飾的說。

「狗偷的，你們這些龜兒子，是算會掩飾飯的，那里會維護老子，今天老子自己來賣，搵死老子也不下這些爛米呀。」

「秦副官，賣軍米，這爛米不來頭。」——另一個力夫又在補充。

「兵大爺不是人嗎？四元錢一月，連伙食都領不到手，四個人打夥買二百錢鹽巴當菜，拌點鹽水下飯，好慘呵！你們沒有當過兵，那軍饑得當兵的苦痛？我是當了好幾年兵來的，我恨不願意拿這爛米去搵人家。」

「不要廢撓撓，秦副官，聽說你們賣兵米，一石米賺六元大洋，——那個又不知道，不愛搵米，不能發財，……只要你不買些米碾糝到里面去，就算你有良心。」

「不要廢撓撓，秦副官，聽說你們賣兵米，一石米賺六元大洋，——那個又不知道，不愛搵米，不能發財，……只要你不買些米碾糝到里面去，就算你有良心。」

「不要廢撓撓，秦副官，聽說你們賣兵米，一石米賺六元大洋，——那個又不知道，不愛搵米，不能發財，……只要你不買些米碾糝到里面去，就算你有良心。」

「狗彘的，對的，一石米賺十幾元，老子們要發財，鬼才曉得，團長那裏孝敬一點，軍需主任向你借一點，營長也向你借一點，試問你還賺到槌子，……媽寶賤！」

力扶一而在批大口裏，在量米，秦副官也不十分抗拒，只是口口聲聲在叫：「米不好，刮好點。」當滿滿倒好一斗之後，張師兄很登大地不情犧牲血本，隨便把刮子輕輕推一下，「副官，特別緝微你，這一斗要多一升呀！」

這事還得補敘一吓被販軍那一類故事；它完全是笨拙得像一棧豬，這古老的交通器具。人，或許要誤認那是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你看三四吋厚的柏木板錯鑲起來，安上兩個厚橡皮的硬木車輪，前而伸長兩根粗大的木棒做扶手，裝載五六個大口袋的米，一面用粗大的索，（即京紬）將車身繫住，一個粗大漢子，將繩索之發端指在肩上，擔身到九十度以下，像爬行一般在榜命掙扎前進，後面兩三個人推起走。兩千斤重重的土車，在顛簸不平的馬路上常是壞生了根的釘着不動。這苦工，在「出埃及記」裏有過同樣勞役的記載，現在，竟重複出演在二十世紀的文明古國里。比如：陸大哥，王四蛋子這做人就全靠那板板車謀生存。——說來也是有趣的裏：在十年前，他們在家鄉時，每逢婚期，或迎神賽會的時候，兩人坐在污黑的方槓上，花二百錢，打夥倒碗茶，陸大哥，總是要對王四蛋子這樣誇口：

「——哥子，不多心的話，少章是我的伯叔弟兄！他幾次寫信來叫我上省去嘍！……」

有一天，陸大哥又復很高興地在談論陸少章的事，同座的李矮子很不識時務地在多嘴：

「——我擺個龍門陣你聽聽，陸大哥！」

「！！！」

「！！」早前有三個放牛娃兒——李矮子喝了一口茶，帶着笑容：「！！」在鄉場頭放牛，偷了芋頭，在山上用沙壘煮起來，突然兩隻雄牛角鬪，打破了沙壘，他們三人就只好用篾箆子抄芋頭吃。後來後面有一個當兵升了官，在鄉場當泥巴鬮壳的兩個聽說，有一個就到任上去拜見他，席上，那人說：「！！」等下，你想想看，牛將軍造反，打破沙州城，走塞湯太保，捉到芋將軍，一槍一個，兩槍兩個，等下，早前好英雄！他的朋友聽到哈哈大笑起來，心里安逸得很，馬上送他些銀子回家。另一個泥巴鬮壳聽到這事，就趕忙跑去見了他。見面的時候，直說了早年偷芋頭的事，大傷了官人的臉，他媽喪屍，馬上就被趕了出來！……

陸大哥氣忿得很，他明白李矮子在挖苦他：「！！」你龜兒子，你係，你「修」老子嗎？……窺你賊娃子的媽鬮，——！！他馬上站起來。

「！！」老予 你祖先人——！！李矮子也在冒火。

王四鬮子，趕忙擋住：「！！」好，大家少說一句……

那年陸大哥果然出現在陸少章公館里，與弁兵，馬伕一類人物共飯。弁兵們老是取笑：「！！」你是連早現當連長的——！！稍停一會，又加重語氣說：「！！」他和旅長是一家——！！那時陸少章還在當旅長。不過在第三年就升任師長：是因爲參加內戰有功。這時，陸大哥依然和馬弁，僕役之類共食，有時，裏面小姐，太們有甚麼事找他進去服役，人家總要取笑他：「！！」要升官了哇！

「苦幹一定有結果」，這是天下的公論。終於，陸大哥得到了一項好差使，到倉棧去管理板板

車。他的第一個助手就是王四鬍子。午飯後發帶信去找他來。果然，在第二天清早，王四鬍子到盒棧來了。他一見面就說：

——大哥！恭喜恭喜。你發表了好差使，我特來幫忙！

——對嘛，說不上差使，師長叫我管理板板車，——停了一刻，他又接上一句：——哥子，將來有辦法，他媽賣屎，幹下去吧！——。

板板車放在倉棧後面屋里。那一共是八十四部，每部出租（有的也有時不能出租）一天可得大洋六角，汽車輪子的，可得一元五角。除津貼陸大哥每天四角錢伙食外，其餘百餘元大洋由陸大哥收攏，到晚上送交公館管事。陸大哥總想多弄點錢他和王四鬍子，常常去幹苦活路，爲人下來，或拖拉其他重載物件。他常是這樣去說服王四鬍子：

——哥子，去嘛！吃點苦！你不爭錢使嗎？秦副官今天又要下來！

王四鬍子，稍躊躇了一回，回答他：——對嘛，我們又去就是咧。

兩伙計緩步到後院，拖出板板車，放在米倉近旁等待着，一面談天，叫下手吳老么到後院去登記已經放出或剩下的車輛。還有十來部板板車殘留在那里打瞌睡，泥污封滿了車的下部，發放出難聞的氣息。而車伙，以至管車的陸大哥，和王四鬍子，他們工作之餘，就一齊擠在這車房裏面，早晚都要聞到這種臭氣呢。

魏鹿把雙手展開，在接吻，吮舐他們嘴邊的鮮血，上帝降災禍給這些無辜的人類；因爲他們不能安分守己，在上帝御花園裏偷了果子吃，平空上天降災給他們，降下了水旱，瘟疫，兵災，戰

禍，種種的災難。就是，盡點慈悲，降些雨水，而米價也仍舊在上漲。另一方面，有窮人，這些債主們眼見就要得到利益，心中都裝滿了喜歡。市上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茶，鹽，和入聲湯騰得異常厲害，幾百張茶棹，像水災的極盛時期，四處在洋溢著茶水。也有人在散布謠言：——要帶人，今天衛成部要帶人！——費大爺坐在座後殿，心頭有一塊鐵板把它壓住：——「哪個辦呢？該不會帶我？——不久，他找到莊師兄和李矮子，細聲說：——「把細點，要帶人！——莊師兄仍舊擠入人叢中去了，李矮子朝外面溜起走。斗紀，米販子，賭期生意的，舒鐵城處長，李太太，八小姐，都逃走了。兩個穿藍布衣衫的高大漢子，悄悄地在前後殿，轉了兩圈人家都懷疑他們身上各人暗藏了一隻百藍林，其實，他們身上連諜查證也不見得有一個。但到處有人傳遞消息：——來哪！——來哪！——

空氣愈加嚴肅，緊張起來，各處故意在叫：——「拿茶來——。——「開水——。——「信也在發惶，拚命套應聲：——來囉！——

——「老子給你滿碗，那個是奸商？操縱米價，操縱你媽寶票！——後殿在悄悄罵登報的那個龜兒子。

——「誰去登報罵我們，殺他媽，他們到報上去逞論。我想，就是陸賁生，秦副官這般龜兒子幹的呀！殺他媽。

輿論嗎，那是中用的；諜查呢，也使你難辨真偽；偵，結果竟能鎮壓人心於一時，那主張操縱米價的人們不得不暫時屈服。這算是一種力量，驚人的真偽雖分的神祕力量。都是魔術式的騙人。相反的是：陸賁生，秦副官他們所領導的十人團在旁邊發出批評的冷笑。

茶餞！現在好像落下來了！（可是，明天又會上漲呀！）
人聲依然在沸騰，煙，茶的氣息繼續在空中流動。

一九三六，作。

一九四〇，改作。



故鄉

在溪水兩岸有一家茅店，那是全村莊僅有的一月小飯舖。它外面搭着涼棚，那茅草疑是新近接上的；因為它們在一抹斜陽下面尙呈着鮮艷的色澤，和燦爛的金光。

涼棚下面有兩個過客坐着，在談論甚麼。那眼前的景物，似乎勾引了他們的好奇心，一時都把視線移動到涼棚外面一株檉樹上去。它是被火災燒過的，所有的枝條，盡被砍伐了，只剩下丈餘長的孤獨的巨幹，像帆船的桅柱，筆直地立在風前。

——「匪，真沒有良心！——客人對着檉樹在嘆息。

——「兵比匪更可怕啦！——另一個提出了反對的意見。

——「不一定吧？

——「那麼這火災是誰弄的把戲？

談論的問題忽然改變了。其中一位提議一同在此留宿，經同意後，於是共同叫道：

——「酒師傅，把包袱檢進去。

——「好！——一種拖長的大聲在店內答應着。

店主是年近五旬的老人，他在破舊的「隨身袋」上躺着，臉上的顴骨突出來，閒或把眼睛一睜，接個合上。他是一隻矮小的老傢伙，縮成一團躺在那里。他右臉上有刀的傷痕，左胸有些腫，伸書，不很自油，他——翻身就喊道：



——酒師倏，把燈盞找盪來呀！

——唔。——酒保帶着傲慢神氣回答他，用鍋鏟在氣騰騰的大鐵鍋里稿飯。
這時客人仍舊合上眼，把脚一縮又躺下了。

暮色繼續積壓下來。麻雀在茅簷下飛叫，翅膀發出蒲蒲的聲響。烏鴉從河對岸飛到茅店後面那舍抱的古柏上，啾啾地噪聒。兩隻脫落毛羽的烏鴉在樹上跳動，枯朽的柏枝墜落到地上。老人翻動白眼，向店外瞞了一眼：——硬要黑——！——他看到最後一隻烏鴉從遠天飛來，擦過窗口巖隙，直向古柏這邊哇哇地飛過來。這，只這把是荒村空氣靈稍稍動了一下，旋即就把它送回寂寞的夢境去了。

——天要黑咧。——他想坐來。把他蹣了的一隻脚伸縮了一下，用右手扶住睡椅的扶手，將身子一側，就坐起來了。他眼睛細小微帶黃色，像睡時的貓兒眼睛，有時也向各方移動，放出一線光芒來，恍惚牠們在表示甚麼也不敢相信，是常常被人欺瞞過似地。這種人在南方各省，特別在「關隘」區域是很多的。他偶然向客人看了一眼，問道：

——打過鋪麼？

——沒！

酒保左手提一大脚盆，右手提一桶水；脚盆沉重地被安置在階石上。他手將水倒入，水面騰出熱氣。客人自己移動高板凳，坐過來洗脚。談論又開始了：

——誰還相信這裏是翰林公的舊宅呢？

——唔……有幾家草房，一家茅店也就够味了哇！

——你如果走到蓮花去，那才駭死你呵！

這時，老人在方棹上獨自飲酒，一盞洋油燈掛在壁間，發出難聞的臭氣。燈光昏暗，細小，冒出黑漆的煙子，散布在空中。他向着兩位客人，高興地在述說他的故事

——我們這村莊四面都有高山圍繞着。山峰高插到半天，牠們都是直接聯繫着慶嶺、九嶷、岐山而來的。我小時也會攀登過九嶷山。那是父親帶我去朝山，乘便去瞻望南嶽的山峰和衡河。他指點着說：——那裏在蕩漾着釐滿金光的湖水呀！那便是歷史上很有名的洞庭湖；湖中有一座君山，山上有娥皇女英的廟……而且還有許多斑竹……你再把眼睛朝那邊注視一下罷。但料地上望就是兩嶽了。——我只是將信將疑地回到家里。晚飯後他又敘述一個獵人的故事給我聽，——在蓋國年代，這裏真是一個化外區域，或者就是所謂南蠻的故居也未可知。這鄰近地帶盡是深山和大澤，沒有人煙，儘只是虎豹，蛇虫，山鬼，蛟龍的穴宅。響尾蛇從叢草叢林間滾出來，巨蟒由道大樹頂上，爬到那邊大樹頂上。某天天氣悶熱極了，烏雲動盪，幻成奔騰駭浪的雲海。一陣雨點斜射過來，驟然暴雨奔騰空谷間。風雨正在震撼每株樹，每一莖草，每一溪澗和岩石的時候，獵人荷着槍雀躊躇，希望發現蔽雨的場所，他正站立在淋漓淋漓的懸崖前面。當他持槍前進時，忽看到一座殘破不堪的古廟在眼前出現：四圍用高牆圍繞，幾座神像在殿上閃出金光，他們連眼也不眨注視你，注視天空。當雨稍稍停住，強烈的白光電閃過後，那震天響的雷鳴傳到耳鼓，大雨傾倒下來，雷神來來去去在作驚人的巨響，有時轟隆隆在屋頂上震怒。正中一尊神像，彷彿臉上現出黑色，迸出鐵

鐵的汗水。獵人疑惑，也着槍走出廟門探望。原來一條蜈蚣，張開巨口，噴出一簇簇的青烟，銅盆大的頭在屋頂上仰起，尾和腰身捲曲在廟後那古老的銀杏上面，獵人冒險地對準牠喉頭放槍，雷神得到助力，飛射就擊毀了牠；有如崩山一般，砰然墜落在地上。到了若干年後，山洪暴發時，有人發現了蜈蚣的脊骨。——腹！這是不吉的預兆！——三天之後，全村竟被大水沖毀了。從此，這風就流行一種民語：蜈蚣骨，蜈蚣骨，何時出，何時沒！——這謠歌果真有驗麼？每隔三十年要遭一小劫！……三百年……要遭一次大劫，到最後近一次，算來已經是第五次的大劫呵！

就是在大水災後的許多年吧；拿現在來說，便是前幾年的事：有天下午，村中來了兩個湖南青年，都像學生模樣，在一家飯舖寄宿。他們一連住上好幾天，都不會他往，午後或傍晚總愛打點酒，買兩個銅板花生，在櫃台旁方棹邊坐下，一坐就幾個鐘頭，也不走動；時而細語，時而嬉笑，大家也不甚注意他們。天曉得，這就是這一次大劫的禍根！當這兩隻小傢伙去後，不久又來了一個高大漢子，叫尤道潛的，也與兩個學生一樣，操湖南口音，頭髮蓬鬆地。每天只在村中穿來穿去，漸次就與好幾隻賭鬼來往，晚上賭錢，醉酒，鬧得大家討厭他們。只因這地方與湖南毗連，一面又接近漢冶萍三公司的煤礦，偶然來一兩個湖南人真是司空見慣，所以誰也不去理睬他們。那知跟着跟着，不知在甚麼時候，又來了那小傢伙秦斌了。他也像學生出身，和那大漢子串成一氣，他對人倒還謙恭，做事捷敏，自和我一次談話後，我就看出他們有些來頭了。

——你，有土地嗎？

——沒有！我是一個長年。

「茶碗一帶都幹起來了呀，你知道麼？」

「我們也能幹嗎？」

從此後，我便常常隨着秦斌走到小酒店里夥同着那大漢子打滾了。打滾就是開會，會來會去，差不多天天都在開會。而所謂的「三百年一次大劫」，就在我們這樣會來會去竟會出來了。

村中有一座廟子，那是我們小時候高興在裏面踢毽子，跌三翻，打老虎抱子的地方；成年後，要擲燈，唱大戲，以及迎神賽會，都在那裏面，所以它能够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們腦內。現在，我還很懷念它！廟子是什麼廟子呢？是一座家祠，一共三進，中進最為宏敞，懸掛着龍畫了顏色的匾額，原是我們黃姓從滿清朝代以來，最是眩耀鄰里鄉黨的寶貝。二文元，進士，拔貢各樣式的橫匾，到處屋樑上都釘起。尤我是門懸掛的直匾。金殿傳臚，閃着發光的金字，和懸掛在天井邊的「敬陸維風」四大字的紅匾，（據說是許乃普的親筆），最能使人注意。殿上有挺大的三脚鼎，每逢春秋大祭，鼎內騰起螺旋狀的青煙，直捲上去，在樑間繚繞。這類似帝王大廟的屋宇，從前門到後殿，所佔地畝的數目就很為驚人。單以中進而論，就能坐八十棹客。平日也沒有神主或香火，要到祭祀的時候，神主就從後殿移到中進來擺架子。所以，後殿是很陰溼，從無人進去住過。我們常是在中進三合土地上開會，一天晚上，秦斌當主席，尤道濟當出席人，秦斌細聲細氣，口講指畫，在說明甚麼「土地」呀，還有什麼「革命」呀，有許多話簡直聽都聽不懂，所以帶點衰氣的趙矮子便急忙地問：

「——土地——，是不是廟門口的山神土地？」

尤道濟向他解釋：「——便是你心裏的那些田。」

然何它也會革命呢？——我問：

秦斌說：——就是說，把田地拿來大家分。

結果我們還是莫名其妙，我們所能明瞭的只是開會時要很秘密，不管在夜間或白天，都是隱蔽在山上，溪溝頭，廟里，晚上也不使用光亮，爲的是怕土豪劣紳看見。可是，事情雖是做得這樣秘密，似乎還是有人知道，漸漸村中已有些風聲了。果然，那天趙矮子跑到酒店里來報信，說是一個女人在外面透露消息。

——是誰？

——怕是麻子嫂吧？

——我早說過不要理她呀！

鳳三麻子婆娘聲號叫電報局，無論大小事發生，只要兩小時她就可將消息傳遍全村。她胆大，不管你是閩女，盜賊，賭博。她都有聞必錄，傳述給他人聽。而且，她是沒有善惡的標準，因爲她是出於無心。同時她也像是最胆小之一個；當她在路旁或店舖門首帶着筒拉形式將消息告訴你之後，她必叮囑你：

——千萬不要向別人說啊！

當你還走幾步，她又急忙招手將你喚回來，再叮囑一遍：

——我只對你一人說過，忘掉消息，那就是你啊！

不久村中似乎很多人明白一些秘密，雖僻靜處也有對我們指手指脚的，彷彿在說：這般炭古溫爾。拐子！……。

又是一個晚上，尤道清好像酒醉了，忽然間，他向棹上一巴掌，罵道：

——狗娘的！說老子廢事說廢事。——他一面轉向秦斌說明意見。口里噴出難聞的臭氣。——我主世拿來公開呀！

——可是，這裏只有兩把手槍！——秦斌想說服他。

——不要緊，鳥槍很多。……

立彌在廳中召集了百餘個代表，好客人都來了。婦女代表也來了。馮三麻子婆娘，她帶着個小娘娘光仔嫂也鑽進會場到。月光不甚光亮，起了一點雲霧，她和小姑擠到古旁邊，鬼眉鬼眼在私語。我的母親也來參加，她一見到我，就說：——這下耕田種土的人也會出頭了！——她臉上堆滿了笑容，那是個慈祥的老年人啊！

四月天氣，山中氣候，早晚頗帶點寒意，月亮從高山頂里露出笑臉。一轉眼，它就浮起四五尺高，左近山峰，很清爽地映在月光里，稀疏的星光，大的小的在高空閃耀。嗚呼嗚呼，喚回了池塘的清夢，驚破了小樓的岑寂，牽動了遊子的歸思。是一個懷人的季節啊！就在這環境當中，我們晚飯後，約在這草場上舉行會議。

首先由秦斌作完了報告，報告結束之後，接着有人演講：

——……我們肚子餓了，妻兒在號叫，門外提款委員在敲門。看哪！東家肚子脹得，腫得像一隻豬。……

雖是在野外，雖是用了一些粗俗的官話，却能夠激動每個人的心。尤其是婦女們幾乎要流淚了。

只見全會場盡皆興奮起來，不過事後大家總有些害怕，像猴兒檢得一片姜，吃了怕辣，丟了又捨不得，確確感到一種恐懼和痛苦。就在第二天下午，一陣微雨過後，天邊塗上了落日，餘輝遠處步哨急跑來報告，說：——敵人有幾連人到半山來了。——登時村中男女老幼都竄入深山中藏匿起來，結果，他們打了一陣亂槍，好像不得要領地就回縣城。次日又來了大隊人馬，在破曉時進攻；但，在事前我們已偵探了對方的軍情，全村的人在很早盡都逃走了，只有兩個老婆婆和李三鬍子沒有逃避。他們認為根本不必害怕。天曉得，他們竟被軍隊殺斃在惜字亭的石橋上，臨刑時李三鬍子用盡老年人的氣力，大叫：——黑天冤枉哪！黑天冤枉哪！——可是沒有半點應聲，那遠遠近近的逃難者却都聽得明白。鳳三麻子婆娘也在傷心似地說：——這實在是冤枉哪！

軍隊去後，村中好些男女都下山耘田，鋤園土。秦斌大聲對衆人叫道：——怕甚麼，你們快去鳴鑼，叫大家趕快下山來，我們要準備力量，去與他們對打。——我是被派去清查姦細的，身上藏把短刀，結果把鳳三麻子婆娘抓來，要把她開刀，她叩頭，喊天，急來像一個瘋子，只不住騰騰大的身軀，一伸一縮地跪在秦斌面前。秦斌看了她那狼狽可憐樣子，竟笑了一笑，隨便教訓了她幾句，馬上對我罵道：

——你這傢伙，該死！真的反革命不給我抓來！……把她放了罷。
衆人有說氣話的，也有做好人的，結果，把她放走了。

又是幾天以後吧，從山上開來了大隊殘缺不全的隊伍，約有六百人光景。半數有槍，其他的半數荷着棍棒，或手揆舊式腰刀，有的屁股上搖曳着一根短的黃竹子烟袋和火鏢。那大隊長就是上屋李裁縫，他一見我，就行軍禮，嬉笑地對我說：——該吓不要怕，我們大隊伍開來了！——忽他然

那些野雜糧，說來真可怕！他們由蠟子腦牽引路分三路走，過半山分三路進兵，正面從三路抄下來，左翼從佛嶺前進，右翼由水口攻來，後方原有國防堵截，在那天拂曉，四面包圍，霎時內到處放槍，我們一點也沒有準備，匆忙退走，雜着男男女女，拖到附近高山上去。那是因了敵人右翼途間爲雨所阻，遲到半點鐘，不然，更不知要死傷多少人嘯！

是上帝發怒了吧？他要毀滅一切腐舊，同時也要孕育一切嫩芽？

毀滅便這樣開始：

清晨，三兩聲槍響過後，繼續響起來了，稍等一會，機關槍，步槍聲音連續在卜卜作響，開或雜着手榴彈爆炸的響聲，響成一片。稍一停頓，又像鞭毆般拍拍地在放射，顯似一鍋粥，一爐大火在燒煎一鍋粥，鬧得你頭昏，這是任何一個農民看到綠油油的禾稼，被亂兵踐踏；數百年來的古木，叢林，和房屋，盡被毀損，爾不禁戰慄，悲憤。

火，煙，塵土，槍聲，弄成一團亂絲，響徹雲霄。初初尚能聽到孩子的哭聲，老頭被殺時的慘叫。及後，煙霧瀰漫着，聲音雜成不調和的絕大的巨響。——初初尚能聽到喊殺。看到放火，兵像一匹瘋狗，見人就放槍，見房屋就放火；火光，刀光濺閃動，顯映。血色的火焰伸出長舌，從窗間屋底到那間屋，乾枯了的古屋的棟樑，百年前安在空中，於今兵兵降落到地上，兩丈高棚板倒下，一切杉松板斜起了蛀虫，乾透了心，是挺好的燃料，用不着撲灌火油啊！還有戲書樓的古籍，和我們先人絕版的著作也盡付之一炬了……看呀！滿天黑煙，塵土，火星夾雜飛揚而起，漸次稠霧般過滾水，滾到古廟後山。——一切都爲烟霧封鎖了。忽然看到鳳三麻子婆娘在做怪臉：

「噫死我了，噫！」

人盡都藏在深山或溪澗中，烏鴉在淒楚似地從這山飛向那山，刮刮叫喚。一只老鷹在山頂劃圓圈，有時飛出視線外去。林間雀子唧唧。我們見天色漸晚，遂由秦斌指揮，偷偷地越過高山，在山背後深林中宿營。……

以後的一些事，我不想在這裏多說了。不過，我回到這裏，從那時起計算，已是若干年後的事了。但我到現在還不敢相信，這開舖子的老闆就是人啊！

記得我潛逃回這裏的時候，這裏已沒有敗瓦頹垣；沒有城狐社鼠，眼前但見一片蓬蓬的茅草，一簇簇的長刺的烏泡子簾長滿了舊日的樓台和庭院……。

那像三足鼎般立着的三座建築雄偉的塔壘，巍然立在山坡上，而它上面的磚石完全是由我們黃家祖廟和民房拆毀來的啊！

十，二，一九三六。

到前綫去

……倒了幾次的曲尺拐，走向舍利塔，就覺得有一股冷清清的氣流衝過來，荒穢的景象，充滿了子城的東北角，再把視線移到遠天下面，落英山的峰頂就隱約地在雲端里出現。山腰還可看到白雲輝映林木的別墅，山下流瀉着白鶯江，直衝到縣城這邊來；作半環形勢，環繞着向東流去。舍利塔附近，平日人蹤絕少，只有一所破廟，立在榛莽叢雜的土堆上，整日扁閉着，除了春社或二月初二爲土地菩薩供生而外，從無人到裏面去。可是近幾日來，好像有人在那裏進出了。從遠處一看，塔外的木牌坊上，貼了一張長的紙條。那是古舊而褪盡顏色的木牌坊，偶然襯上白紙黑字的長條，却有些光輝映入過往行人的眼簾。塔下有三五個不滿七歲的孩子在那裏打彈子。問或也有幾個遠方遊人，來憑弔這稀奇的名勝；

——這是洪武年間，從終南山飛來的！——長壽的老人對着孩子講述這神怪的古蹟。

——浪個的，這三牙就不跨下來？——孩子在發問，當他看到四牙垮了一牙的舍利塔時，他心中異常疑慮。

——不，這就現出靈氣來了哇！

現在，破廟的大門是鎖閉的了。距離大門很近的所在，設了一張方桌，和一條木板凳，它們幾乎要靠近神龕了；因爲這是很小的一座殿堂。桌上陳設了當靈盤用的土碟，毛筆，和一厚冊的登記簿。年輕的小工站立在他旁邊，他們正在談論甚麼。接着老年人面對着塔古在出神。旋即打開登記

卷：一，二，三，四，……在點驗那些名字，數了兩三次還只是那麼多人——一共十六名。他一面拈他的鬚鬚，看了看舊式手表——啊，媽寶麗，十一點快盡了。今天連一個人都不來嘛——！塔下有人影在閃動。他想：——這回或者要來個把吧？

——結果，他失望了。人雖然來了兩三個，但都不會走攏來，只是在仰起頭看磚造的，高入雲霄的古塔……。

這老人，是縣政府的周科員。他閒着無事，提起筆在土盤裏畫字，一時把筆一擡。

——媽寶麗，這才暫時……昨天前天都還來了幾個咧。

他又把登記簿打開，一，二，三，四，約數下去，不久，又把簿子擱下，站起來，伸了一伸腰，仍舊坐下，望着舍利塔出神。兩顆細小的眼睛，彷彿鼠子般的眼睛，放射出短短的光芒。配合那瘦削，蒼白，尖下巴，和幾根黃鬍子，那滑爽的神態就畢露了。他用手在頭髮裏面抓了一抓，手放下來，支住下巴，尋思一會，一絲愉快的神色飛上他的眉梢。立即看了手表，捲起簿子對小工說了一聲：——走囉！——就直向舍利塔這邊一衝，經過木牌坊，踏上馬路，躊躇地向縣公署走去。他在花廳見到張縣長，耳語了一會，最後他直率地說出：

——我想打個濫條！

——嗓子濫條？

——縣長還不明白嘛？——稍停一會，他繼續說道：——期限快盡了，只差三天。

張縣長答道：——我很明白，不過沒有濫辦法。

他用袖子抹了一下鬚鬚，又抓了一抓頭髮，似乎感覺一種爲難，可是，他稍稍思索了一會，就

靠近些，悄聲說了。

——縣長，我打個條，到破戶管理所去帶人，那是頂好的辦法。

——不過，我想，恐怕人家要說怪話。——他思索了一回，繼續說道：——對嘛，沒有條辦法，那就祇好照你說的幹下去！

張縣長眉毛緊緊地繃縮下去，再也沒有說別的話，就走開了。

室內光線暗淡，煙霧散布在空中，一股粗澀而濃厚的刺鼻孔的香氣，沖出到破爛的麻布簾子外面來。裏面燈火閃爍，如礦工所持的安全燈般，在閃動，在點綴着每一個角落。這些躺在床上的怪客，他們步調不齊整。這裏在剪火，那裏又在嗚嗚作聲。有些像是慾望滿足了罷，站立起來在打呵欠，扯懶屨，也有在談論時事的，——募壯了，捉漢奸一類新聞，這對於他們是很有興趣的。這裏談話，很遠的床上也在響應，他們像一點也不感到生疏。門邊有人正在進出，角落裏有人在輕聲發怨言。

——這批坭咱個熬的這麼差呀？

——放屁，比上次的還要熬得好多了哇！你狗爺的，不要亂開黃腔：——店主王二罵了癩子腦壳幾句，就忙於在小磁碗內挑煙。王二嫖當助手在櫃上打整煙具，清理小票子。她算這個團體中一位清醒的人物，諸事都處於調解地位，每每總是這樣說：——熱實主，不要鬧，下次雜敬得到的。——她眼睛銳敏，耳性也很靈，這時忽然聽到外面有什麼動靜，她就趕忙跑出去張望，登時她臉上變了顏色，就急忙轉身跑到櫃上，取下兩錠坭土藏進自己的褲腰裏面，把一磁缸摺膏藏在角落裏，

五元和一元的鈔票塞入衣袋。彷彿經驗告訴她，每逢變亂到來，第一步就是這些貴重物品遭殃。門外的人都衝進來了，最後一個就是周科員，他兩隻小眼睛在各處張望，死死地釘住王二夫婦，王二嫂趕忙跑到周科員面前求情。

——周科員，我們很造孽，呢都是貼了印花的……

——不要鬧，不要鬧，今天沒有你們的事，我們是來帶人的。

滿堂的怪客，聽到這話，都驚愕起來，大家明白今天事情不容易「公台」。隨即也有些人在後悔：——唉！我早就聽到外面風聲不妙，早就應該走呀！他媽賣辰！

法警們并不需要命令，就從腰間抽出一把鐵繩，一個兩個把雙手捆起，有如穿鱗魚般，將采中煙灰，綠皮娃二等十六七個癮哥，一齊套上，牽在管理所門外。那是一羣異樣的人物，褲兒洞穿，現出屁股來，或者穿上那打了幾十幾百個「補疤」的白布汗褂，或藍布長衫的，這祇該做抹布或撕破做成刷地板的洗把一類物件，竟套在像路癩的屍體般的人身上。臉色是黃瘦而蒼白得可怕，僅殘留兩隻小眼睛，不時在失意地活動一下，他們過去多半是農民，爲了農村立不住腳，才立意走入黃金的城市，後來竟學習得這種帶了十足殘忍性的手藝，整天讓尼古丁的毒素來侵蝕自己的肌肉；但，有的原來在鄉場上就熟練了這幻術般奇怪的技藝。

這一羣冒失的異人，被縛到縣政府大堂外面的走廊下站在一堆，由衛兵看守，周科員一溜煙就到裏面去了，法警的蹤影也看不見。跟即外面又牽來了一大羣人，那是大街上捉來的茶販子挑夫，和拾滑桿的一類衣衫襤褸的窮人。

不久，到了第三批。而第四批也在頭門外出現了。

說前後後捕捉得二百餘人，有兩個青年在暗地耳語：

——上火線咧！

——唔，娃娃：你還沒有資格，要先到南京去受受訓！

兩百多人盡拘押在拘留所內，二更過後，法警提了馬燈，隨着周科員，鍾大隊長進到所內編點，每人換上了由團練局借來的操衣，和破爛了的五響來福槍，獃子腦壳，裝腔做勢地在獨自開槍練習。喊：——立正，稍息！——鍾大隊長罵道：——狗偷的，不要怪，要怪就要背時。

遠處也應聲在回答：——不要鬧，要鬧老子扣他勾子。

這句話明明連官長壯了一齊辱罵了。馬上，鍾少泉冒起火來了。把甬子一吹，叫聲：——集合，——不料大家忙無所指，亂亂亂，他看見這情形氣上加氣，覺得後天一早就開上省城去點驗，這樣亂七八糟的東西，如何好拿給人家看？他毫不思索地馬上拿出下馬威風來；信手抓住一個小伙子，名叫吳大仁的，就兜胸窠釘了兩錠子：——滾你媽賣鼠，你硬要跟老子扯嗎？

他旋即發出命令：戒嚴行排好，高的站在前面，矮的往下擠。嘩嘩地繼續作響，互相擁擠，辱罵了一陣過後，在幾分鐘之內竟把隊伍排好了，鍾隊長叫了稍息！立正！教訓了一之後頓，康！即就打算請縣長來訓話，（這時縣長已慢慢走來了。）他加重語氣說，——現在就請縣長訓話。——立正！——縣長微微點了頭，說了些甚麼民族，效忠國家一類的話。周科員也同樣來一些慷慨感人的言辭，隨後各機關送來了兩面大旗，一個穿洋服的代表，用些生硬，難聽的字句述國際政治，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的話語。

小伙子吳大仁喊道：「報告隊長，我們是自願來的，咱個把我們管束得這樣厲害，動不勳就打人罵人？」

「隊長，我不幹，是他們騙我來的。」另一個老年農人在哭訴似地說。

聯保主任范大鵬抽出一把五角和一元的鈔票在悄悄密密和幾個人交涉：「你原來拿了三元，我補你兩元，就五元。」他這時指著陳瘋子正在算賬，一面又拿兩元大洋給孫娃子，說：「一共總支了三元。」把賬單和鈔票放進衣袋，許多人爭吵，喊他多付點錢，他答：「說過了，你們進了成都，我就給你們匯起來。」好幾個人在大聲叫罵：「要我們到前方去拚命，錢也不拿多給我們嗎？」

「不是這樣，說過的，恐怕你們逃跑，二天我問哪個要人？只要你們到了省城，我馬上就匯來的，你們放心。」

「瞎子啊，叫我們去打日本我們就去打日本就是了：罵哪個龜兒子才不願去，可是上面發給我們的錢你總要發够！說句真話，我們的婆娘兒女還吃飯不？」瀨子腦壳氣忿忿地說。

劉立明把他拉着：「好好說，別鼓那樣大的氣。」又轉身向聯保主任說：「主任跟你主任說，說句真心話，既然叫我們爲國家我們就爲國家，不過請你摸着良心想想，你也有老父老母，有妻室兒女，我們就這樣走了，哪個供他們？他們還吃不吃飯？錢總要發够給我們，罵哪個龜兒子才逃！」

「喂喂，還有，我們走了以後，我們的老父老母，妻室兒女你們總不能關起眼皮不管囉！你總要跟我們說一個水落石出才對囉，對不對？」

已是早飯時候了，縣公署四處的人擠滿了。團練局長，警察局長，學生和女生代表，小學生代表都到齊了。大廳上擺好了二幹多棹酒席，花廳裏也照樣擺好了七八張方棹，是六元一棹的包席，由南衙瑞園包席館承包的。首先是四個冷菜，接連送上脆皮魚，青筍燒雞，清蒸鴨子，辣子雞丁，一大子的肘子，擺滿了一棹子，壯丁隊全體齊坐在大廳上。縣長，李科長，周科員，團練局長，警察局長，和機關法團學生的代表，都坐在花廳上。它的照板，卸了下來，直通大廳，兩方面談話，都能聽得清楚，酒到半酣，由花廳走到大廳來縣長跑出來敬酒，縣長太太率領她兩個女兒，四小姐，六小姐，和七八個女生，和各法團代表圍着鐘大隊長，和壯丁們，估倒要喝酒。這可把大家窘住了，全體站立起來，酒氣薰薰地亂嚷，癩子腦壳醉得活似關帝菩薩，紅面耳赤，當着縣長送了酒杯跑到面前時，他口吃地說：

——非非……非吃不可，縣縣長，來……敬酒呀！不敢當。

——用這杯酒來祀你們的勝利！

女學生也嘻嘻地笑着來勸他喝酒，一大羣鬪鬪困了他，一陣紊風襲擊了他，是種像擗窩般的香氣，雜受的沁入心脾，他覺得生平不會見到這種光榮，早前因為怕沒有鴉片煙吃，和那怕死的心理，使他不敢大胆去受訓，可是於今早已煙消雲散了。

吳大仁臉一紅起，站立在大堂中間，代表大眾致謝詞。

……我們感謝縣長，和各機關法團……我們看到中華民族現在到了生死關頭，我們祇有一句話，要打倒日本，我們不殺盡日本鬼子，誓不生還。……當吳大仁說到這裏，全場空氣頓時異常緊張，

接着敲噪起來：

——四季四季，祿位，三星：幾處地方在喊拳。

癩子腦壳在勸縣長喝酒，一面要喊十二拳，鍾大隊長跑來調解，才改作喊三拳。同時也有人在勸六小姐喝酒，她的女同學李月英力爲解說，才離席走到另一棹酒席去敬。

一小時之後，空氣漸漸平靜下來，聯保主任范大鵬坐在棹上，正在宣傳說他是個有名醫生，會在這裏那裏醫好了好些怪病。旋即也起身勸酒，并且堅決表示：——哥子弟兄們，我們要絕對地負責，使你們不受凍餒，我們會源源接濟。你們的家屬，我個人都可負全責，請你們放心罷。如果說了假話，那我就是賣勾子的……

衆皆鬨堂大笑，閻秀們很覺羞愧。范大鵬心裏有些懊悔，自知當着貴族小姐和太太們不應如此粗魯。他拿了小酒杯，趕忙迴轉來；一屁股坐下，拈了一些菜，塞在口裏，又把話語說到他約醫務方面去了。

許多人都醉得東倒西側，特別是癩子腦壳的毛病，陡然發作了，涕淚交迫，嘔吐得死去活來，滿地都給他弄得污穢不堪。大家都說要趕忙去找醫生，也有人說拿萬花泡水喝。警察局長驚嘆地指着聯保主任：——哦！對的，幾乎忘掉了，眼前不是就有一個名醫。——范大鵬笑了一笑，心頭滿是高興，他認爲能在縣長衙門裏醫病，又有警察局長當衆宣揚，真是絕頂燦耀的得意時候。忙拍胸去捏了一手脈，對縣長說道：

——我包，這個病雖然很重，我包管能醫好。

范大鵬喊了一個小工，要他找碗開水來，一面情聲囑咐他到縣長臥室裏去找了幾錢燻灰；又在小荷包內取出好多種小礦石和廣香，蒼朮之類，吩咐下人：「這個磨千下，這個磨二十下，那個磨五下……給癩子磨亮吃了，馬上就會好的。」他急忙又對警察局長說：「我這個藥，名叫烏藥，還有一種叫做何首烏，真是名貴的藥品，那烏藥是由江西龍虎山天師洞得來的。早先我祖祖在江西貴溪縣……他看了一眼，覺得說他祖父做過知縣，未免唐突。連忙改過題目，敘述他過去在王莊醫好一個產婦，在南壩醫好過李團總的小姐，并且醫好了蔣家一位吐血的少爺。那李家後來送他兩對金華火腿，二十元大洋，蔣家又送他一方匾額，上面題了：「醫靈全川」四大字，直到警察局長半聽半不聽時，他才拗轉身來和另一個來賓談話。

次日青早，壯丁隊要出發了，從縣公署起到東門止，到處懸掛國旗。縣長，科長，警察局長，男女學生等，一千餘人，齊出城歡送。沿途的人，都在表示敬意似地，目光注視他們，不稍移動。小學生們竟狂呼起來，信口喊道：「打倒日本！」在東門外兩三里路遠近的馬路上，由鍾大隊長發出口令：「立正，原隊向右轉，稍息。」

縣長又演了講，壯丁隊行了舉槍禮，送行的官佐和羣衆便回縣城。壯丁們看見了聯保主任那油光的臉的時候，有幾個就咕噥了起來：

「——媽呀，他還回到弄肥了！」

鍾大隊長和團科員統率這二百餘人，不停留地直回目的地進發……

十一，十七，一九三七。



輻車 ! 還生不響，本日劍打不

媚浪河在怒吼

媚浪河自雲臺脚下湍急地衝出，繞過壘障，沿着絕壁的腳跟，流入大渡口，與清風江合流，匯成浩蕩的江水，直冲到這裏來。她饑餓地把原野的胸脯咬一很深的作半圓形的缺口，掉頭地繼續向東流去。祖父吳大爺扶着黑漆的拐杖，很派氣地，從大江盡頭處，那叢林邊一座古屋裏走出來。他的小孫子吳二，矮个个的，年約二十左右的青年農民，跟在他後面。二人沿那江邊的小路溯江而上。吳大爺不時在注意那手杖，彷彿當作一個老友看待。因為，那是二十年前朝山帶回來的那杖，杖頭有普賢菩薩騎象的粗糙雕刻，它閃着金光。（因為上面抹了佛金。）老人不時用左手撫摩一下他那斑白的長髯，^或或隨頭盯他孫子一眼，一人便又踉蹌地繼續走動，在絕壁與河流中間，那限着河岸進行的淺灰色帶子似的沙灘小路上走動着。老人像是疲乏極了吧，他把拐杖揀入沙路邊緣，站立不動，回首在眺望甚麼。漸漸把視線移在古屋的近旁叢林一帶。彷彿想起了一些舊日的情景，有如一個久客還鄉的人，在咀嚼童年時代的故鄉滋味。移時，他們仍舊向前進行，孫子吳二心頭正在跳動，從他臉色不安的表情看來，是恐怕遲到就誤了開會時間吧！此時吳大爺想解除孫子的煩悶，就用拐杖指着江邊高約十丈的石象：

——娃娃，我們小時在那裏釣魚，那時的石象比現在高多了哩。

——它不是長縮了？

——不，江山是有變易的；譬如現在的世道，就和早年大不同了。你為好些年輕人怕死，連

打日本誓不放手。他脫落了兩三個門牙，說話有些「漏風」，表現得很費力。但在他後面行走的人却聽得清楚：——「老子們，早年打洋鬼子，那是鏖勁仗！一連闖下他媽的七八個腦壳，洋鬼子雖有洋鎗大炮，但他狗子最怕我們哥弟會。現在你們這些青年人，成啥話，一點胆子也沒有。

——「祖國，只要是打日本，隨在那個都願意去，黑龍場，榮家場一帶青年農民，都佔到報名。誓要去打日本。

——「對的，應該這樣，你看哥弟伙，出了拐，賊硬時點……他們馬上就抽出刀自己移得鮮血淋淋。

——「對呀！單有哥弟伙這精神去闖日本鬼子，那他都與不消！

——「與不消，全中國多少人，他狗子的，只要我們大家爭氣些，他硬是吃不消！

已是半上午了，太陽閃出淡紅色的光芒映照着江水，反光同射到附近疏林和亂山，使你感到這山林充滿平安、恬靜。九月鄉村的天氣，正是氣溫最舒適的季節。江岸不時飄來幾片樹葉，河中鯉魚恰是肥美可口的晨光，生長在祖國湖山裏的人們，是多麼幸福啊。雖然秋風仍是徐徐從遠方吹來，可是，這時陽光散出充足的熱力，却能把老人晒得溫暖起來。那好比三月天氣，真使人感覺舒適極了。

原來場上是平靜無比的，這時忽地發出銅鑼的聲音，鏗鏘地從場的中央散布出清脆的聲音。它像是在走動，正沿江邊一帶房屋飄流下去，直到祖父吳大爺的門外。四處許多婦女。孩子們都莫名其妙地跑出門來看熱鬧，他們輾轉在傳說。場上又要派款捐了；有的說：——「縣長要下鄉，在趕辦招待呢。……鑼聲繼續在響動，江風把那鏗鏘的聲音吹送到雲中，有時更傳到對河那邊去。

場的中央。有一座古式的建築，里面供有神農和其他的神像。廟外有廣場，場對過就是戲台。吳大爺帶着孫子來到廟門外。此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先後到了幾百人，衆人看到白髮飄飄的吳大爺來了，目光都注視他，聯保主任孫敏中，隊長廖少軍，笑嘻嘻地喊着：「大爺來啦，——」一擁迎上去，大家旋即靠近廟門一張舊式方椅邊坐下，孫敏中搶着喊：「倒茶來——」遠處也有幾位老者和人衆，喊：「茶，跟大爺倒茶……」

「——聽，他又來了，他不是一個滾龍匠嗎？——一頂黑緞便帽戴得歪歪地，那中年小伙子在罵人，他名叫李國珍，場上的壞人，——他配，他也要救他媽的國，叫這些混賬東頭去死。——」青年農民，婦女，賣瓜子紙煙的娃兒，盡都圍住吳大爺，聽他在跟孫敏中商量事情。吳二站立在祖父后面，隨時服侍他。

吳大爺開口了：「——這一會仗火如何？聽說武漢都丟掉了，是不是真的？——孫敏中接着就回答他：「——大爺，聽說武漢早就退出了；這不過是戰略上的關係，並不是打不贏；因為我們要站在主動地位，假若我們老是死守在裏面，他那狗雜種就會四方八面來包圍，現在他在裏面，我們不是可以包圍他嗎？看他狗兒的再纏，不纏得起勁仗。——」

「——我，——要不是我的謊數大了，我決定要上前線，怕甚麼，從前年輕的時候，殺人，大爺是算不了一回事的，而今老了，哈哈……吳大爺提起了往事很自豪地，眼睛笑得成一條縫。

「——對呵，我們只要堅持抗戰到底，那怕他小鬼子。孫敏中現在也學會了許多新名詞，很起勁地補出了這兩句話。

李國珍那傢伙，不知幾時也坐過來湊熱鬧，他猛然打斷他們的話頭，毫不要臉的說出：「——依

我委來，靈個仗火沒有打頭了，打得他贏嗎？

——這成陳話，你這個雜種，簡直是掃得很！老頭子氣忿忿地在「冒煙」，口裏噴出了白沫。聯保主任急忙用話語安慰吳大爺，轉過了頭來勸戒李國珍：——你說的這真不叫話，謹防別做懷疑你是漢奸，於今當着大爺，胆敢亂說怪話，老弟，我勸你以後要小心些。——他一面轉回吳大爺：——大爺不多心，他沒有陰見識，請你原諒他……。

——放屁，老子要那個原諒！李國珍邊走邊罵，旋即走到人叢中去了。

楊樹一排排地站立着，樹葉落盡了，它們都直挺挺地排列在廣場的周圍。太陽放射出溫和的光線，那帶暖氣的風，從西北方楊樹一帶吹過來，一羣羣婦女揹着篋篋，手中抱着白色洗臉帕和青線襪一類東西，簾簾盛着乾荷葉包的蔬菜，和鹽菜罐子，有的還攜帶了幼孩。李三娘滿額出汗水，揚揚着篋篋跑來了，大聲大氣地說：

——硬是累死人，不是他們去打日本，我硬是不來……我白天要去幫人黑了還要回家打整。她這話像是在對眾人討好的，大家只稍稍笑了一笑，她覺得還不滿足，一眼看到吳大爺，趕忙得意地介紹囑咐：

——大爺你看。我炒了三罐豆豉和海椒。——她眼卻又指着他身邊一個五六歲的孩子說：——他昨天檢柴換來的錢，我都拿出來使了，我半個月來，每天積錢二百，今天總算下來有三吊多錢，買了五雙草鞋，送壯丁隊——，她把草鞋提起喊道：——大爺你看，多巴實啊！——

吳大爺笑騰騰地回答：——李三娘多賢惠呵！對的。這不比往回，往回當是派捐打內戰。這是打國戰，打日本，大家齊心些。——他把拐杖舉起在空中劃一半弧形，繼續說道：——李三娘，如果

日本鬼子來，那我們的田土，和牲口，他盡都佔到搶去了。那我們貧苦的人來生活？！

——對的，大爺，聽說鬼子一到，就把娃娃些帶起走，狗子的，他們老鬼兒不得女人噯？

——見不得你，李三娘，你怕嚇？——一個中年婦人在取笑她，逗得衆人都笑起來，連吳大爺也在笑。

場外隊伍成筵行站立着，登時引成一條的直線，約有兩百多個壯丁。一面紅色大旗在空中飄動。他們的服裝并不整齊，有的穿破舊軍服，有的穿普通農民的褂褲，有的像地商人，穿的一身比較光彩，也有條條貧苦的飢餓者，衣衫襤褸不堪，但有一幕是極其相同的：大家都是年紀輕輕，精神飽滿。而且大家都是一條心，很興奮地要馬上到前線去打日本。

吳大爺蹣跚地走近大隊把旗子喊出來，用那點漆手杖一揮：

——大家看，我大的那個兒子吳英在第四軍當連長，二兒子吳清，三兒子吳偉都徵募到前方去了。當然，說個不多的話，隨着個個三丁抽一也好，五丁抽二也好，我家裏當然無了可抽。他心裏似乎有點難過起來。但一轉念間，他便硬起心腸，用力把吳一的左手一拉：——聯保主任，你當然不要我的大了；但是我却要勸我的孫子也隨着他們去，大家說對嗎？

——對，大爺便是對的，不但是個把子，對紅心！旁邊許多人在稱贊吳大爺。

全場空氣漸漸騰騰起來，連寶瓜子花生的兒也彷彿覺得今天實在有些不同。天氣愈見和暖飄來，一點涼風也沒有，兩隻鑼在參天的泡桐樹上棲息，聽到全場了裏，鼓噪起來。就忽然一聲飛到對面河岸大樹上去了。歌聲響起來，廣大的洪亮的歌聲。把山谷震動得作響，動盪的江流，也吼出了巨大的聲音，當壯丁及一切人們唱到「冒着敵人炮火前進……」時，都感覺到熱血在沸騰，

孩子們，婦女們和着，在大聲叫喚。

吳大爺極度興奮揮着白鬍子，口裏噴出白沫，用拐杖一指：

「——大家明白，日本是強盜，它搶奪我們多少土地，殺死了我們多少同胞，強姦了我們許多婦女，罵那個龜兒子才沒有志氣，才不去打日本。……他膽噤了一會，鬍子顫動着，又噴出白沫，大聲嘶吼起來：

「——弟兄夥，硬討點！……我們總不過多拿點人錢他——」

他稍停了一停：「——大家齊個心，不單是各位今天要上前線，就是我們老哥子，和後騎千千萬萬弟兄夥不——也要聽上火線來……」

忽然有一種白色的物件在空中一幌，四處便開始騷動，驟然演說台下發生了一聲巨響，碎片四散，一搖搖，一簇簇的煙在空中，在人頭轉動。全場早已紛亂起來，孩子們，婦女們發出尖銳的叫聲。泡桐樹上的鴉雀紛紛飛起，墜地作聲。地面上炸了一大洞，六七個人受了傷，聯保主任採敏中的左胸炸傷了，破片打在李三娘頭上，兩人登時暈倒。連賣瓜子的娃娃也受了微傷。哭的哭，罵的罵，鬧得天翻地覆似地……

青年人在婦女旁邊抓起割草的刀就格鬥起來，大聲叫喊：「——殺死這漢奸——」

「——殺死他，他是漢奸，在放炸彈！」

李國珍本是個無賴出身，他把腰帶抽緊些然後勇敢地跑到台上，把綉帽子取下，向眾人狂呼。：「——奇偉同志！——他硬勁地說：——『子孫要天天抽壯了，喊我們去送死，子孫要去打日本！——」

桑維的應聲：

——打個漢奸！

——把他抓下來，斬他腦壳！

李國珍即時被拖到台下來，被吳一痛打了一頓，羣衆都忿不可遏地，用拳頭打他的背部和頭部。方眼被打得流血，黑綫帽子落在地上，婦人們都去打他的耳光。孩子們向他投石塊，當他爬起來逃到那廟後毛房裏，去找小便喝的時候，婦人和孩子都拍掌大笑。說：

——打得好，這狗狗鬻的，平常歪透了，今天可打你不死。

馬上又有幾個青年農民追上去，把李國珍抓來，用大麻繩網在左邊泡桐樹上，他眼角仍在流血，擦一隻落水狗。他喃喃自語，在向大衆求情，一面叫：——吳大爺救救我……。

衆人仍舊開會，演說，討論優待壯丁家屬的辦法，議決肅清漢奸的連坐法。漸漸歌聲又從人羣中沖冒起來，好像遠距離的崩浪河和清風江也跟着在怒吼。

山谷在跳動，江流在怒吼，熱血在人們胸膛澎湃，四週是瘋狂湧沸，巨大的空場，冒出了鐵與火蒸的氣息。

苦行雪山

巨石上面長滿了殘敗的罌苔，那脫落了枝條的桫欏，緊緊地錯壓在石縫裏，露出了一派蒼涼的舊夢；漫山遍地生長矮小的雜樹，它們上面懸掛着珠般的「青苔」，絕似從海底打撈起來的樹枝。窮年累月，都是濕潤地，飽含太古水氣的氣息；遠遠望去，彷彿有一層淡薄的雲霧在那裏纏繞。有三兩隻雲雀正在溪澗嘯啾作聲。那脫了羽毛的老鷹在倒掛危崖的野驢頂端站立不穩，儼像一位老邁的玄學家坐在那裏冥想。平時，行人來到這十萬大山間，只須「喚」一聲，雖在盛夏，也會掉下雨點；至少是漫天的雲霧將從山際，幽邃飛起來，弄得眼前三五步之內都看不見去路。颶時，到了嚴冬季節，那無怪乎整天都是這樣：風從遠處吹來，雲從天半捲起，這大千世界，沒有其德，只有風聲，冰凍，和雪霜，……。

誰不爲大自然所征服？誰不感覺到：這原始性的朔風，是從洪荒時代起，就慣常在這高原地帶吹盪着。它是永恆地不會改向平地，雲和冰也幾乎是從古代遺留下來，永永也不會消失；是百萬古都積留在峰頂和幽谷？啊，這山巒的碧玉江也冰凍得啞然無聲了。放眼一看，儘是一片白茫茫的銀色世界。

在山巒，松林間有一小路穿過去，饒興地爬上層層，越過溪澗，直引到天王殿後山，纔回家鄉樺方面去。這裏，除有虎豹足跡之外（聞有本地居民。）是很難找出過客的蹤影來；可是，最近兩月以來，那往往來來的人多起來了。即以近日而論，前天，昨天都不時有人上山去。他們的行動是：

好像很秘密的樣子，山間的居民，疑惑他們是匪類，不敢怎樣接近呢。現在，山腰雪路上又現出了許多人的足印。然而向四山探望，却一點動靜也沒有，更看不見半個人影。雲紛紛落下，那些足印又模糊起來了。驟然，松林外九牛洞旁邊，似乎能見到有影像在蠕動；是樹影或一羣野牛？不，好像是人影，然何他們的行動，竟如此遲緩？想來是爲了冰凍和雪踏的原故罷。他們，正朝着天玉殿進動。或許是因時候尚早，所以就無意進到殿內去借宿，馬上竟一直繞到殿後，沿着冰滑的小路前進。現在能分明看出：他們是游擊隊，不過人數很少，像是從那裏敗下來的殘兵；七個隊員，三個有槍，走前面中；那三個人抬着一挺捷克式的機槍，很吃力地在移動。稍後，便是那高個子的，中年人，肩上揹了一把長柄大刀，刀光白亮亮地在冰雪間閃動。最後，還有三個女隊員和兩個小孩。他們都用「棕」把雙足裹住，棕外面套上草鞋，好幾個的脚都變得一拐一拐，像跛者的行動一樣。有的脚上鮮血流出來了。兩個小孩的手盡凍得皮膚破裂了，那面容看來很覺可憐呢。他們現在來到這冰蓋參天的境地，想越過這座高山，——這歷史上有名的十萬大山！——他們是有了一顆赤熱的心在燃燒着，是像釋迦牟尼苦行雪山般，勇猛進進。

——長子同志，翻過高山，就可找到他們嗎？——隊員趙六突然發問。他參加游擊隊不久，於今也學會叫同志一類口語。

——當然囉，三兩天內，總可找到大隊的！——王長子在趙六前面，他回轉頭來對他答話。

——王長子，你這野雜種，不要「起」，你才說得活現，告訴你，老子們不一定要趕到他們的，我們有十「把」個人，有步槍，機關槍，還怕鬼子，怕漢奸嗎？——隊員張國斌從旁插嘴。

——，還是，張同志，還是名不虛傳，真不愧名將的後代！——她有些氣喘，穩停一下，龜出幾

何：——自古道，龍生龍子，虎生豹兒。早年你父親張彪鎮守閩侯時，倭寇硬是不敢犯他墟。於今我看你，很能接腳麼？——說話的人，是那荷着馬槍的老太婆，他年將五十了，牙齒在脫落。說話有些費力，手裏還牽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那便是素負盛名的趙大娘；她是這支隊的隊長。一個粗野的農婦出身的女英雄。

——嘩，我父親在這了得，他一定要打日本鬼子的。不過，我把甚麼比他囉！——張國斌很得意地回答了趙太娘。

——長子同志，你說方才跟同志說的話好不好？——趙太娘對王長子問話。

——好的，我也認爲他有些地方很對啊！

——不，他的話全完對嚮，我們還早是要找到大隊的，不過，萬一三五天，十天找不到，我們總可單獨活動，有人有槍，又怕甚麼？我們當然要幹到底。幹到底，才有出路！我想：就是剩下我一條老命也要跟鬼子拚命的。

趙大娘頭髮白了許多，人是矮胖矮胖的，但，談話，做事都極有精神，她把馬槍藏在背上，似乎感到疲勞，不時又放下來，用手提起走，後面女隊員常常爭着要代她攜槍。或牽孩子；她常常是和黨地拒絕：——誰爲你，我攜慣了咯！我是多年爬山的老手。

她一面又去安慰趙：——六叔，你是抽慣了一口煙的人，於今丟掉了。硬是好事，你不覺得苦麼？

——哥嫂，苦却不覺得，只是冷得一身發抖。沒辦法！——趙大娘窺房夫弟趙六潭名六錫客，正在問答她。

——不打緊略，大家再爬上五里路，就達到了放牛坪，那裏有幾家人戶。皇天不虧苦心人，大家快點趕路罷……。不過從這裏起翻過象鼻峰，就有鬼子和漢奸的蹤跡，大家要開始警戒！我們現在聽見接近危險地區了！——她稍停一停：唉了兩聲嗽，話頭又轉向另一方面：——你們不知道嗎？這座高山，我前後翻過五次，早年年輕爬山，圍打官兵，老娘硬是一把好手，唉！說來真令人傷心，那年我們趙大爺在道高山落馬了！

她——趙大娘似乎在想他男人，面部線條緊縮一下，呈現苦痛的表情，但她一轉念間，又在吃吃笑笑，敘述官兵來圍剿，屢次吃了仗仗回城去。又說，他們初初只有兩條槍，那是趙大爺用菜刀斫了兩個過路的北兵，由他們——北兵——手中奪來的，不到三五年工夫，就結集了一千多個弟兄，而且有六百多支步槍。末尾她很豪氣的說道：

——同志們，你們知道，圍圍近近六七個縣份，早年那佃不知道我趙大娘的威風，不管你圍纏也好，土匪也好，聽老娘招呼，就聽你狗命，你碰了王爺菩薩的轎子，就「丟」了（註一）了他，或是送他爛一個領包（註二）。不然，就是把他的草除根。於今想來，覺得太不應該了！……

——後來爲甚麼不幹了？

——後來啊！收心做好人！——趙大娘哈哈大笑起來。

——報告隊長，現在日本鬼子打來了，不是想做好人也做不成了哇？——一個女同志在發問。

——不，同志，當游擊隊，保衛桑梓，保衛國家……。尤其難得，是我們女同胞也來參加，——這難道不是天下第一等好人嗎？

大家說說笑笑，不覺又走了兩三里路。天氣不很早了，暗色漸漸籠罩大地，雪山上面反映出淡

黃的顏色。遠遠忽傳來巨響，有如山崩一般，原來是千年古樹被冰雲摧壓，倒在冰山上。發出此天的奇響來。小的一個孩子，他才九歲年紀，駭得哭起來，從趙大娘手裏滑出，跌倒在地上，張國斌趕忙跑去，一手牽起，把小孩揹在自己背上，說：「二牙仔，我揹你上山，這下子不罵我賭鬼了啊！」

——我不罵你了，哥哥他要這樣罵：——賭鬼，賭鬼！

——對的，國同志，賭鬼，你於今也做起好人來了！……有人在拉張國斌開心。

——硬是好人。臨寫你罵！——趙大娘在表示感謝張國斌呢。

——大牙仔，我來指你罷？——趙六也在向趙大娘討好，說：——哥嫂，我也來揹走一個。

——好的，六叔，你幫我揹他一下。

——哥嫂，我不要他揹，六叔身上有虱子！他一身爛臭得很。大牙仔在提出抗議，他不要趙六揹他上山。

——六鍋客，你，你還野蠻，那個叫你抽鴉片菸，你還，連自己的姪兒都瞧不起你，——張國斌在譏諷趙六。

——同志，這下子，我走到遊擊隊裏來，就抽不成那菸杆子了！我也居心要做起好人囉。

——唔，……要起好人了！

大家都不說話了，環境漸漸沉默起來，趙六心頭好像想起了甚麼，他確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存在內心。兩條青鼻子流進流出，眼淚，呵欠也一齊來了，一身在發冷，真覺難受，但又不敢向誰說出。

張國斌既即又對他開玩笑；六錫客，檢死哪，還是爺死了？哭甚麼？兩隻白狗在階進階出，發了煙霧嗎？——

道大娘牙齒脫落了。笑得不自然。她首先大笑起來，繼之，男女隊員都在笑，二牙仔開：「……笑甚麼？要走還放牛坪了嗎？這時，他想哭出聲來。他喊道：——我肚皮餓死了啊！」

——你餓了嗎？我都不餓！……弟弟，他們笑六叔。說死了他的爺。……大牙仔毫容二牙仔的話。

滿天雲霧漸漸收斂，雲也沒有飛了。

大地空曠起來，西方閃出曙光，遠近的山色顯得明潤異常。從谷口整象鼻峰，像似新年供神那翻尖降的白米粥飯，聳立在雲端裏，放牛坪的茅草房屋，像幾頭白毛獅子蹲伏在峻峨的深山下。幾隻炊烟從屋頂捲到半空中，被微風吹到崖石邊，慢慢地飄散了。遠望放牛坪情況似乎有些異樣，左圍大娘的猜想中今天放半坪，定有敵人藏在那裏；她吩咐衆人道：大家要警戒，不可忽略。……諸隊員都十分注意起來。漸漸距離愈見接近了，細聽那屋內却没有一些動靜，大家就愈覺驚異了。然而，因為跋涉的痛苦，寒冷與飢餓的圍困，衆人却一心在憧憬着休息和晚飯和玉麥酒，那些快要達到目的了的物品嚙！張國斌幾乎要跳起來，叫道：

——六錫客，兒子火，芋子飯，豆子酒。三子酉都要享受了，萬事俱備，缺少東風。你明白我的話麼？

——不明白，你是說鴉片嗎？我很早就抽煙了。你娘的，硬要跟老子開玩笑。我告訴你，這山上還缺少一門：——沒有賭伴啊！

——我於今也不賒錢了，這話氣不到我。

現在距離放牛坪草屋只有二百多步，一切景物都看得異常明白了。

——「啣」槍聲響了，張國斌應聲倒在地上，把孩子托了丈多遠，他倆沒有發出半點聲息，但見大人和小孩的頭上統統冒出鮮血。張國斌的血射得很高，射到趙大娘身上。她打了一個寒慄，登時魂靈命令：大家齊伏在地上。衆人急忙找尋了隱蔽的所在，趙大娘很熟練地爬上去，抓住那挺機槍，幫助他們拖在路旁巨石邊安架着，把馬槍交與另一個女隊員。喊道——同志們，目標，正前方草房，八百米突圍。各放！——趙大娘旋即又發命令，不許亂放槍！……。

從草房側面又在放射槍彈，不久密密的槍聲在作響，子彈落在巨石上，松樹頂端和小路上。樹上冰雪沙沙地落下來，石山上的冰塊飛濺。這裏，也間或還射了三五顆子彈，因為當時沒有發現敵人的所在。可是那槍聲愈來愈近了，人影也在蠕動。這時，趙大娘的機槍開始蒲蒲地響起來，她指揮有槍的男女隊員從左側爬上山，由屋後抄下來，這時長子同志揮動大刀向敵人亂斫，機槍對準着撲來的敵人掃射，山谷都震動起來。……。隊員有好幾個受了傷，趙大娘督率男女隊員奮勇進擊，結果搗敵人打退，敵人敗到後山去了……。

於是，一面派人進到草屋內搜索，一面趙大娘攆帶馬羣，和幾個男女隊員直趨上後山去。

(註一)丟，就是殺，是土匪的術語。(註二)就是放火，也是土匪的術語。

十二，二十九，一九三八。

38

野 渡

江上微微起了一點霧，——霧在晚秋的色彩裏，看來就像淡灰色的輕烟。漸漸與江天的顏色匯合起來。大江枯涸得怪可憐了，被斷水殘沙浸蝕到過半；你倒想盡口水漲，那壯闊的狂瀾，拿來對比一吓，真使你不得信現在這溪澗，就是昔日的大江。這里，正如古昔時代的內海乾涸了一樣呵！人，于今居住在海底上面。這是同一的理由。他們乘着江水退讓，就在水邊建立住宅，放眼一看，灘沙灘都是草棚，篾色棚，和用船篷蓋在沙地上的苦難人的家；只是這些家，是幾乎尋常水旱，或兵燹災難的家。他們身邊帶了這許多的景色：——火焚到半焦的木頭，和全燒過的石礮礮。和舊式結婚用的描金花床。繡繡，木板，破就頭零亂地散布在住宅外面。……從這里起。直引到那小山牌下，隨處都有茅棚草舍，散布在大地上面，有的把全家搬遷避洞里，（那是天然的防空洞。）而富貴的人們，也有在山腰，山坳里開始建造小型洋房。……這嶄新的風景線，是離用筆墨塗寫成功的。我們應感謝魔鬼們的賜予！暮色漸漸沉澱到地面來，晚秋的風聲頗覺急驟，遠近有微明的燈火在閃動。孩子們的哭叫聲，也便隱約可聞。

回頭一看對河的巴州城吧！在暮色冥冥中，我們彷彿看到：——野狗在那里嗅着泥土蒸發出的氣息，像有殘肢碎骨留在瓦礫沙石中間，此時勾引了牠的好奇心，或激動了牠的食欲？同時，更能清楚地看到烏鴉從高牆頂端飛過，呀呀地飛到河岸古槐上面棲息着。高牆寂寞地聳立在天空中，在這火場里面，它似乎感到悲哀和孤獨。那些同伴！——高牆左近的景物！——星散了，或化為烏有了！

啊！然而它還能見證或追殺敵人那殘酷的一天：魔鬼們是從霧邊飛來的；黑烟是最先從那里冒起！我們的生命財產在，那頃刻之間是怎樣消滅了呀！

往事讓它過去罷，新生的嫩芽是會迅速成長起來；受傷害的，未死的人們除了把這殘酷的史實鐫刻在記憶篇頁上面而外，他們仍奮振作精神來圖恢復，來對付敵人！——把殘敗的磚瓦，沙石鏟開，把竹木和破料堆集，用中國人舊式的粗笨方法，來建設這新生的城市。住宅；瓦或茅草蓋好的商店迅速完成了。敵寇能够燒燬我們的房屋，却不能燒燬我們的熱情壓退我們反抗的力量，看罷！蓬蓬勃勃的生氣正從這碎瓦頽垣中迸發出來。

在大沙灘上面，雜在這大羣難民的家當中，也有一些船伏和擱淺者的家安置在那裏。他們似乎不曾感受受害之可怕；因為他們長年累月是以水爲家，除春真雨季，江水盛漲，偶爾有人葬身魚腹外，平時也無甚悲感的聲響呢。當夜神披青墨紗降臨大地，他們此時便要停止工作，回到自己的家。那是用廢棄不用的船篷，安放在沙灘上，把一家大小掩蓋着，讓他們在這裏安閒地度過暗夜。那靠近波頭的船篷忽現出光亮，只是昏暗得像鬼火，正在閃耀，那便是張忠的家，他這老頭是這渡頭最有經驗的人物，據他自己誇口，是光緒十年間來到此地的，但也有人能證明，說他在民國初年還在省外「喫鹽」，沒有多年才來到這巴州城的。可是張忠每遇到熟人或生客，總愛這樣述說：朋友，你說我癡？這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來這裏快要十個年頭啦！——他不管對方的反應讚美或漠視，他還要繼續敘述他早年在軍營里的情形：我們早年跟申大人，在漢口真見過世面呵！……千豬百羊萬耕米，當不得漢口一餐早飯米。……那些年頭，我們不依樣歪嗎？

張忠在插伴中，算是最有趣味，而且諸事有經驗的一位老頭子；他雖然有些打胡亂說，却爲人

忠厚，你等中人都很敬重他。每每見到，就戲弄他：——張忠，把你早年與趙的故事，擺來大家聽聽。——他定然又要說到跟中大人喫麵的許多趣事呵！——

這時，張忠躊躇地在走，向着他的家在走；左手提着一斤多重的鯉魚，右手抱着敞開的套得布長衫，正要走近蓬門，老婆子一眼看見，便叫喚起來：

——媽呀！是你呀！真駭死了我！你這鬼兒子！

——我說過要晏點回來……荒散期間，有麼辦法？

——對囉！你也學會了說這些鬼話，聽了甚散，防空，你不明白這是捉櫻子的嗎？你媽呀！老婆子一面罵，一面又對着船篷內老者在大笑：

——李大哥，你不明白，這死人硬是一隻癩豬！

爐火熊熊地發光，火屋和鍋內油煙騰騰上昇，糾纏成片黑色在巨浪，直衝到篷頂，便蜿蜒地捲到里面去；把燈光籠罩得非常昏暗，人物的臉孔盡被燈成煙火熏過的窗紙。登時這二者都自動坐起來，坐在小方桌旁邊。桌上早已放下了土酒罇，和兩隻綠色小酒杯，他俯立不聲喧；就大嚼大笑起來，霎時間，一大碗魚乾端來放在桌上，熱氣雜着花椒和辣子的香氣，在激刺鼻孔。不久，紅燒豆腐，和鯉魚，和青菜，兩三大碗，也先後端上來了。李洪盛（縣署里的公差兵）邊嚼邊嘆，讚嘆不已：

——張大嫂真賢惠，炒菜真是好手！

——菜炒得不莊，大哥，不要笑吧！——張大嫂笑笑地在遠處回答。

酒，越見飲下去，神經就愈被刺動着，談鋒也漸見犀利。張忠開始說長論短，說陳老五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小伙子。專門在渡船上索取客人的錢。李老二也不是好東西，整天在船上打磕睡，連一點氣力也沒有。……。

——你沒有聽到，我還要告訴你！——李洪盛截住說了。

——唔——張忠似乎不感受興趣。

——李爲明的關係至任當不成了呵！

——唔？——

——說來真話長！……你說縣長多有孝心，那天他母親做壽酒，真够熱鬧。連封幾縣官員，紳

士都到齊了，李爲明，黃保長很早送了禮，那天一早就去捧場。……。

——唔，到底爲何事？——他邊回答，邊勸酒。——哥哥，說到高興處，再乾一杯！不過你是

衙門中人，挺好不要管閒事呵！——

李洪盛把酒杯舉起，慢慢升到嘴邊，旋即放下：——管閒事？他媽的。他們分贓不均，縣長把李爲明押起來……你明白爲何事嗎？人家還說你也佔了便宜洲了一手，你都有嫌疑，所以我今天特來通消息。

公差兵的敘述是簡括而粗率的，讓我們把她生動地描摹在紙上罷：——

是黃昏時候。紅綠色的燈光都擦擦閃起來了。照得這些壽幛，壽屏和紅紗燈籠放出金碧輝煌的光彩，冬青樹，地氈青上面像顆顆的珍珠在跳動着，那起電光的反射作用，竟使這類植物攜帶一些光彩，來誇耀滿庭的賓客。從公堂到頸門，到照牆，盡用五色布掩蓋作天棚，青松翠柏裝就的彩坊

上面。新貼着幾張字形的聯語，標托出古老官署的惡唐。

天色的昏暗愈見接近天邊。人愈來愈多，酒席也開始在擺起。李洪盛東西奔走，說這樣，說那樣，到處在傳達縣長的命令。那從公堂，直到二門，和兩旁走廊，筆直地擺下了幾排長的方桌，共有四十多桌酒席。花廳內也擺好了十來個桌子。花廳與公堂相隔的棚板卸下了，放眼一看，這裏是曲尺形的一個場面，上客是坐在曲尺東頭的花廳內，普通客則坐在大堂上直至東西兩廊下。滿堂賓客挾帶坐定了。藥煙局長李資在，縣府祕書汪中和縣保主任李爲明在四處忙亂。把幾個當差的，叫喊不停，這個指東，那個指西，拿酒來，拿菜來，叫個不休。商會會長吳大鵬。在大堂一帶招呼。汪祕書在花廳與縣長臥室之間奔跑不已，他再三去催促：

——縣長，客都到齊了！

——那末，普通客先坐先開席就待禮！我陪盧師長禮兩口就來！

盧師長從煙舖左方坐起，用爽健語氣，對着汪祕書微笑。——

——祕書官，天下只有書通文，於是書通武禮！

汪祕書自知僕促主官，很是失禮，而且開罪了盧師長。登時滿臉通紅，不敢回答半句，心頭思想了一回，才回答：

——真對不住師長。部下錯了！……他好像連身軀也覺得無處躲藏，取下呢帽，行了鞠躬禮，馬上就溜之大吉。

縣長的臥室內依舊是濃煙密布着，那來自漢南的洋藥，散發出紫檀木的香氣，這帶了濃厚刺激性，和助惡性的毒氣，你就不嗜好毒物，也會遭引誘呵！這時，外面喧嘩吵起，花廳，大堂，

平場里，東西兩廳下，激越一片呼嘯的聲浪，來賓像一羣野鴨子，咕咕刮刮在吵鬧。激起了內海沸騰的塵囂。四大盤冷菜送出過後，接連就是酥肉，夾沙肉，品碗和肘子……一齊端上來，馬上喫得純光的，這些些繁密，能飲能喫的好漢，他們在飲食方面很能表現農村社會的水色。

汪秘書見時機已到，馬上到花廳報告：——要請縣長去敬酒酒呢！——縣長說，——你幫我代表一下就是了！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汪秘書滿心高興，就站在大堂上面高聲叫道：

——各位官長，各位來賓，縣長說，承蒙各位厚贈，並蒙光臨，不勝感謝之至。現在兄弟代表縣長來敬一杯酒，陪大家喝一杯酒。就請乾一杯。……

所有的賓客都起立了，一齊說：——道謝！

這時，張季兩老頭談得愈起勁了，放下酒杯，開始在辯論：

這縣長不是萬民歌頌，一個最好的清官嗎？他穿起草鞋，一連趕了三個場，好些場上的首人，和老百姓不知不曉，他就來了！真是人不知鬼不覺，你硬要說他不對呀！

——對的！是一個好官！俗語說得好，天高三尺呀！……

這是很够味的，像說罷，這次做壽酒，賓客還沒有走散，里面就吵起來了：盧師長酒也沒有喝到幾杯，就跑到縣長臥室躺下，縣長趕快跑去陪禮，說沒有招待得好，酒席太不好，盧師長忽然動怒了。氣沖沖地說：——我要走了！——一面叫喊：——勤務兵把馬配好，陳縣長，我只有——句話告訴你，到底打算補我好？我直爽地對你說，你要補我兩萬元，否則你官當不成！

陳縣長臉色變了，他思索一回，漸次由穩度緊張變得滿臉發青。他氣極了。他心急了！想不承

認這筆鉅款，則不但官當不成，還要受拖累，他正在遲疑不決，忽然，煙燈器具跳起尺多高。盧師長，信手在煙鋪上拍一巴掌罵道：「——」

「——老子×你的媽呵，說一句話，你給不給。老子自有辦法。——勤務兵叫衛兵進來！把這煙犯捆起來，旋即他又補添一句：「你知法犯法」你販賣鴉片，私吞煙土，你還不明白？送你到行營去，殺你老亮。現在老子不要你的臭銅錢。外面的人統統擠進來，首先一個是汪祕書，他看到師長動怒，主管受驚心下自然發生婉惜的情感。一面趕快把煙燈點亮，將殘敗煙具收拾，煙盤內倒了的鴉片，他使用手捧起來。縣長太太也急忙跑來了，一進門就向師長求情，說了多少好話。這時，室內好像擁擠的場面，佈滿了死氣和煞氣沖天的景色。盧師長對着縣長及縣長太太，愈加忿怒了！他把兩手插在腰間，臉上閃出惡毒的光亮，那是瘦骨與煙毒交織成的黑流，寫出了滿臉的橫蠻與惡毒的惡夢。——他斗盧師長，也沒有說甚麼，只是問或盯了縣長太太兩眼，就一屁股坐在床上，仍是一聲不響。這局面生硬得使汪祕書愁苦，使陳縣長，甚至盧師長自己也覺得是進退兩難了。汪祕書在縣長太太耳邊，輕輕說了兩句甚麼。她馬上悟到：這事非這樣辦不可！她是一年輕少婦，本來就有胆識有決斷，而且是一個大家子女，是慣於交際有手段的人物，只要看到她的裝束和體態，你就會被她的媚力所誘惑。她開始走動，一面說：「——請師長大量些，這錢的事，由我負責補償就是了呵！」

「——」

「——我就只得一萬五也可以了，只要陳太太能負責。——」盧師長把笑容流動在青灰色的面部上，兩顆金牙齒也好像露出了和氣生財的顏色，在璀璨地發出閃光。……他應聲倒下去，躺在

煙舖上，把雙手蒙住了臉，旋即用手摩擦不已。……。

錢財是人間的至寶！沒有它就沒有生命。年過四十的陳縣長，確確知道衡量這之間的重輕：——兩萬元嗎？就說一萬五千元罷，要買百多畝場田，要修幾座房子。眼見得已經吞下去了的財物，於今要吐出來。他苦惱地躺在煙舖上，對着太太出神。一面偷偷地看了盧師長兩眼。室內的濃煙又開始飄動起來。後來縣長太太於不覺之中就坐在盧師長身旁，帶着一種雜言說的表情，此時道師長也覺着過似地，對着太太微笑了一下，口中只是重複在說：

——一萬五千元大洋，太太你要負責給我，才對！

驟然汪祕書又跑進來，輕輕地對縣長說：

——請縣長接電話，……：他們在說敵機已經進川……。

陳縣長心頭氣忿，翻着白眼看了他一眼，就把煙槍送到盧師長口邊。他（縣長）裝作沒有看到汪祕書。不久，李洪盛又跑進來。

——請縣長接電話，（因為縣長兼防空司令職。）防空部的電話，說要馬上發出警報，敵機要得更近了呵！……

這時縣長仍舊遲疑不決，氣忿地在想：——最近要交付一萬五千元大洋呀！

彈，彈……：街上在傳響。

這里，確已聞得共共的聲響，縣長，盧師長一般人開始慌亂起來，但有人說：——這是過路

的敵綫。……。

驟然，發出驚人的巨響，接二連三在轟隆作聲，首先看到黑煙，那像石破天驚的聲響，喚使那冒沖着的黑煙和塵土在上升。是一大羣有翅膀的海怪，在隱霧的雲海上面猛撲，矯翅，那健鬪的鼓動，連大地也被駭住不敢作聲。火，彈藥像從夢中，像從深夜的惡夢中帶來，放肆地在人間，在我們的土地上，展開那狂肆的淫威。……。



被炸後

梁正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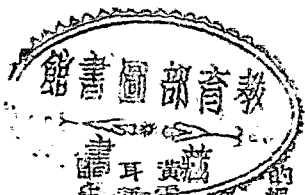
橙黃色的水靜靜地躺在石缸里。假山屹立在水的中央。一棵瘦長的落盡了葉子的黃櫨樹，現出一簇簇細小的樹根爬滿石縫并伸長到水邊去。是誰把它移植到這裏來，將那生命限制得這樣小型而萎縮，按照商人李可興的見解這是公會負責人的罪過，簡單說來，是主任委員辛遂初個人的罪惡。他，——幸遂初，少年燥進，遇事出風頭；把這行業弄得烏烟障氣，大家將同歸於盡哩。李可興深深嘆了一口氣罵道：「——這龜兒子，把我們振慘哪，連天井裏的花木也弄得乾枯死完了！」。但在亭上這里確也使人有玩味之處：滿天井的花木，毫無一點生氣，從朝至暮，都是異樣乾燥，因為這里原來就只是陰暗，即於植物也不能得暢快的呼吸，況乎這時正值天乾；你來到古殿前面似乎有陰風會襲擊你的肘腋，眼前有鬼怪就要跑出來。他們彷彿經常在暗黑的角落里躲藏着，將乘機爬到你脚下，潛入你心竅，使你無端打幾個寒慄。然而這天乾到可怕的程度；因而這陰隱地帶也現出異常的乾燥呵！

可是鬼燐焚火之處，有時會變成歌樓舞館，那是一種變動的說明，是宇宙間一切物象都時時在變動的。——大徵呢。所以這里也不會有例外，仍然是變動無常的一個場合。……當上午七句鐘敲過之後，前殿，後殿和大院塌塌里，就開始有人來往。茶棹上擺了茶碗，趕早市的人們稀稀疏疏在各處走動，或呆坐喝茶。漸次，人愈來愈多，隨處有人頭在蠕動。茶碗，竹椅，水煙袋，連成一種難聽的聲響，夾在人聲噪雜中。正廳的上方設有公案棹子，便是首腦部位所在處。新的棹布就寫出

乳白色的光輝。再加上座鐘，記事簿，小天秤各種物件，這中西合璧的一些花樣，將會使你發生甚麼興趣？移時有中年人帶着一老頭，——他像一老書記，二人緩步走來；他疑是重要負責人之二，所以毫不謙讓地就首席位坐下。比他先到幾位委員，喊倒茶來，彼此稍稍寒暄了幾句，大家就開始翻閱公文。

李可興很早來到正殿，他一見這情景；尤其看到那瘦長的中年人，就氣極了。趕快把竹椅移一下，一面端了茶碗，却又馬上放下。同時，他看到四方投送一些無情的目光，一種難於却去，或接受的禮物，像在刺痛他的心臟。他不好找誰來理論，只得「裝腔賣腔」，一味不理會了事。他一面在自己安慰自己：——我身上還有幾千現金，銀行存得二萬五，還有幾處公館和舖房，算來老子不還有七八萬嗎？……——他此時把視線移到天井裏，旋即又移到里面去，表示不願意接受那冷嘲的目光；可是，在無意中，却發現兩隻鼠子咕起小眼睛，儼若在打他的趣，盯住他：——連這小傢伙也在對我踮玩笑，運氣真不好啊！——他邊想邊氣：——唉，損失這麼多，他們銀行到不在乎……：，他媽，說老子們錯就錯到底，甚麼民族國家，老子們總得盡量抓够本錢。要砍腦壳也讓他！他媽寧願！

李可興正在思索下去，把葉子茶袋啣在口中。他似乎有些發呆了。驟聽到後院有人吵鬧。他才注視一下：那裏圍一大堆人正在爭吵。那是一小客廳，糊滿紅綠色標語，懸掛幾張大相片……。那，仇人見面特別眼紅，他首先盯住了瘦長的人物，他就是幸途初，一個精壯少年：「呵，我想起了，他原是我隔壁信謔錢莊的學徒，這不要臉的東西，他振老子，到政府去告訴……」。這時，他幾乎要破口罵出：他媽賣屌，他也當委員，當主任，滿口仁義道德，老子甯清漢奸呀，抗戰呀，



抗他媽的尿！……他們要禁止運黃金，囤積米麥和菜子菜油，連買賣也不許你做，他媽的，他們自己不做菜子生意嗎？

他繼續在拈鬚鬚，把碗蓋在碗中撥動一下，茶葉從碗底浮起，旋了一旋，就落下，它變成深濃的煙黃的顏色，——是一碗濃藥似的花茶。李可與，他并不想喝一口，只一心一意在想他們，和計劃他自己的事哩。

李可與——周少齋喊了他。——等一會到旅館去商量，我跟你當參謀。

——唔！——他從鼻孔中發出應聲，此時彷彿除了他自己本身以外就沒有這伙伴：爲了驟然被人喊醒，他就把眼睛揉一揉，翳翳起雙眼，對着周少齋出神。

——我勸你不必灰心，金子生意失敗，又算什麼哪，事情決有辦法。——周少齋細聲說了。

——我損失太多，他們沒收我四五萬，我虧禱了呀！——他笑笑地回答。

——笑話，你捨得……——他稍停了一停。說道，——我看我們必然要幹下去。

——金子還是看漲，米麥和菜子菜油更是要飛漲的，你看天這樣乾呀！……況且我聽你說

的損失，假洋鬼子完全賠償了你……

——哥哥，他吃多少啊！……至今還沒有賠我呀，他只是到那邊去騙錢。——

當九點鐘響過，這古廟大廟子裏的黃色綢子快要晾乾了。這與環境不相調和的顏色却翻起一天黃雲，把半邊屋子遮住了。這時，李可與從正殿走到這裏來，笑容可掬地招待一批良朋，大家互相耳語，準備要到餐館去。忽聽到後面有人在指罵，待他反轉臉來，却找不到對手，他很氣忿，想找請生事呢。不久，他們一個個步出錢市的二門，油商鍾三爺，在嘆息，說，——早年的錢市多熱鬧

呀！二十四軍在荷城的時候，公樂寺真好找錢！

——早年，我手頭還是千千子，你沒有看到我在玉龍街開彩票舖嗎。

——賊！我就爲那寶座的墮下來，才到公樂寺搵錢攤……

——噢！哥哥，你不要挖苦我，你於今找夠了啊！

他們不久走進了旅館（就在這古廟旁邊），那里便是罪惡的淵藪！裏面像魔窟場，它原是將軍住宅，儼然鈔變了大觀園的建造與佈置，將軍的管家糟踏了主人的風雅（當然得了同意的）把它變成旅館。把海上的文明一齊生硬地搬過來，你走進去罷，從煙霧中你會中壽，尼哥丁的羣索；從茉莉花香氣裏到得梅毒菌的傳染，毒菌盡在空中飛揚，牠們開始在各處活動。李可與首先就在後院小房內抱住小姑娘，嘻嘻哈哈大笑起來，那小東西受不住他的欺侮，三脚兩步跑到這邊房內，周少齋趕忙問：

——什麼事情跑，你媽賣蛋！

——他不要臉，扣勾子，——

青年商人陳少青罵道：——你勾子不是扣的嗎？

在這長房裏面，斜對角，擺好兩桌牌，電燈也打開了。

假洋鬼子也來了，他提一大皮厘，不久，就鬼鬼祟祟地取出一些鈔票來。一面特別與李可與在

秘密談話，衆人都很注視他們，……

浴室，理髮室，中西筵的營業部，隨處都有聲響。雀架掛在葡萄棚下面，鴉哥在架上刮刮地叫着，在那裏旋轉着，不時對着澡堂刮一聲，又向着燈火熒熒的房間，刮一聲，結果沒有人理會。

牠。所有鐵櫃都在忙亂獨有那值過夜班當看守的鐵櫃在浴室門外打盹。房裏面在議論，牌在白桌布上發出布布的聲響，他們好像停住了，但不時又「碰」了一聲。「紅中」！那雜亂的笑聲中，不時又發出一些爭論的語句：

——我認爲大量收買菜子菜油是上策哪！

——你若掉了本錢，就要從這里撈轉來。——周少齋對李可興貢獻意見，一面抽出一個「發」字乒乓球擲在桌上，說：「發財！」——陳少清邊笑邊勸解李可興：——不要灰心。橫順是有辦法的！——他一面又對衆人說：——哥子們，你們說對不對呀？李可興懶心懶意地，「唔」了一聲，就躺在床上，把雙腳踏在條棹上面，開始瞑目思索了好久。最後他陡然跳躍起來，打了一個呵欠，伸了懶腰；很高興地說：——哥子，你確乎有當參謀長的資格，真的，少齋！你看中了菜子菜油。我如今也看出來了，這確是一宗奇貨。——不過，我認爲米和麥子也要漲啊！

忽然有人插嘴：——唔！米漲够了，比不上菜子菜油啊！

最後，大家把計劃決定下來，一個個像偷兒般溜出了旅館的大門。臨別時李可興囑咐他的同伴：

——哥子弟兄們，資本務必湊足六十萬，記住！他旋即補上幾句：——你看。是從夏天割麥多，從來沒有落過一次大雨。縱橫幾千里盡，成了一個乾枯的世界。近來天氣變得更怪了，以後菜子菜油沒有來源了，一面政府在大量的收買，因爲工廠要用滑油。……

風呀！風像海洋上面特有的一種季候風。你說在這中生時代乾涸了的內海上面。能轉變他的性

質嗎？……。

不，牠像這裏的泥土一樣，經過了萬千年的變質，仍然不能變更它的多險性的！今天又在刮風，這道海面上的颶風，鼓動起來了，誰叫它這般猛烈？啊！天還沒有亮，東方微微現了點白色，起了一些霧，稍停頓了一下，登時，遠處的樹林颯然地作一聲巨響，又看到近處房舍林木，和田壩，跳動，那是具四方八面集體的力量，像萬馬千軍把地球包抄，用巨靈的手段，捉住地球，將它向遠方一拋。這里就發生絕大的聲響和絕大的破壞！——林木和房屋的板料隨着風沙飛騰起。這般大揭地的絕世無比的魔王，他主宰着大地，把上帝苦心黎養成功的生物，當作芻狗，在頃刻間就要毀滅！天色微明，風繼續在怒吼稍一停頓，僅止五分鐘光景，他又爆炸起來，李可興這時明白：天還要繼續乾下去，菜子必定上漲！我看風決沒有停止的希望，我必得馬上出門。妻正睜開睡眼，說：

——這麼大的風，你起這樣早幹嗎？！

——你懂得，這是霜時候！

——那嗎，就不騎「洋馬」，叫那黃包車就是了，錢不總是人找來的！——

李可興看到大風這樣猛烈，心頭閃了一下，當他計算車資要費去二三元多大洋的時候，他馬上就想起了：買賣人兩三元大洋好容易「賺」呵！就毫不遲疑地扶着那爛部「洋馬」。蒲地一露溜走了，不到半點鐘溜出了北門城門洞，當他出了大城，見沿江一帶殘楊敗柳和落了葉子的槐樹，盡被風吹得東西搖曳不定。他心頭不免有淒涼之感。

移時，一陣狂風從平地鼓起。幾乎要連樹株和樹根都拔去。那沿河的小屋也在風沙中跳動，像一頭頭的豹子要跳入江心，或騰空飛起，李可興攏了一把勁，把頭部俯下，雙腳用力掙扎，緊急地

冒着濃風前進。漸漸逼近村莊上，分明可以看出牛和放牛娃娃。和挑水的「大娘」。那進城的菜担子，也開始在來來不已的。那一大批，一大批趕場的男女，也統統在馬路上前進和擁擠。那羣是些可憐的蟪蛄；運送食米，菜油，菜子，蘿蔔和紅荳趕到新都去。說這是水漲吧，一點，一滴地匯成溪流，匯成河海；都是血和汗的結晶，血和汗從這四方八面流動到這裏來；他們的眼前就變成了一座血淋淋的汗池，讓李可興之類的人們去飲盡他們最後一滴汗和一滴血……

讓這些有價值的材料鑄刻在歌片上麼？

你就抽動那攝影機，使它在你的開麥拉前顯現各種景色。

——這就叫做趕場！戰在這里趕了四十年的場，每逢三六九趕場一次，今天二十九，是多月（註：十一月）最後一場！大爺！有錢人，這一次場都來辦年貨；貧苦人要賣米麥，賣紅荳，拿回家作開消——還地租，納國課！這人名字，吳洪盛，他是鄉場上的行戶，背上負着一把老行斗，右手扶了根很長的竹杖，正在和他的朋友李大爺談話。這時，二人已來在城門首了。

——早完國課！——另一老者用手就指着城門上四個大字。之後，他在嘆息。——于今這世道本不成話！——天天打仗打日本，他們官府只知要錢，大商富戶，也日夜想錢，你想，新都吧，今日的新都成了「新世界」……在李大爺的話語中，看出這是江河日下的世道。

兩老者緩步走進城中，似乎沒有氣力了！因為溝荷是人，滿地堆積了貨物，好像一絲縫隙也揮不進去，他倆左擠右擠才擠到他們所熟悉的一家茶館門邊坐下，不免又嘆息一聲：——人真多！——

——登時四處在喊：——倒茶！

於是兵同喝，起茶來！好些人都跑來了，假意地說：——兩位大爺泡得有沒有？

茶館之普遍，和罪惡的製造，——說它是罪的總匯，也無所不可吧！在這邊城，確乎是特有的一種現象。就在外州縣，或逢場的日子，它也幾乎成了社會上一種集會的總站，使你難於置信，這之間，會顯成爲現象的海洋，看我們這茶館罷，進出的是些甚麼人？

一進門來說各亮貨色，將連箱一齊竊在茶棹上，滿口的江湖話，幷做作各種拔刀放槍的手勢，哥子弟兄和大爺一類話叫個不停；這是一類自命爲英雄，殺人越貨的好漢；像李大爺，陳少青就屬於這種的；其次是一些穿黃馬褂，或穿長袍的人物，他們外表是政府的官吏，事實上，就是李可與那類人的後台老板，或說是陳少青的指揮官。這是一種聯合力量，在把持農村，魚內鄉民，剝滅農民生機，是有驚人的力量！

你看南北異途，他們很像四海一家，到處都可看到這種人物的會合：

李可與這老怪物，他的濫洋馬不見了，手拉栗子煙袋，隨着陳少青忽來到這里，來到李大爺棹子右邊坐下。這時，像一員大官到來，黃團長，李旅長，宋太爺（商會會長）和王小姐都在打招呼！——喊倒兩碗茶！——他氣色變好了！絕不是一月以前那時損失金子，冒冒失失地與周少翁在公衆寺喝茶被人指斥爲漢奸的時代，因爲這裏離省城很遠，搗蛋的人要少些；而且，他身邊圍繞了大批黃金與鈔票，和些勢力派結合，他成了這里的大王，茶子菜油和米麥的一位無冕帝王哪。

——今天要賣點吧，要洪盛開口了！陳少青旋即答應一句：——天這樣乾，當然要買呵！李可與靠近他盤問答：吳大爺，我身邊帶有鉅款，紫行存得有四十五萬元，你一定要幫忙，找幾個行戶，把現菜子，現飛子買他媽一個乾淨。

李大爺，微微笑了一笑，彷彿明白他們在進行甚麼把戲，於是對他說道：

——恐怕要出事罷……

——不，太爺，我們這回來頭大啦！我們這次的組織，是有大東西在里面，決不怕得。

二老者在靜聽他的解釋，李可興很得意的發着議論：

——兩位老大哥，明白近來際勢仗，上至總司令，軍長，那個不做買賣。就說×主席罷，他爲際事垮掉的？是爲了扣留我們幾汽車的鴉片煙，就把官都除脫了哇！

這里像是一海上的洋場，也很像一賭場，場里面各個角色忙到極度，耳語。——握手——開個不休，陳少青捏了吳洪盛的手，又去捏五大爺趙太爺的手，跟即又丟了好些定錢，最後，雙方現交，——交錢，交飛——吳洪盛一個行戶就過手賣了五千担茶子的飛子。

李可興慨然開出支票，由聚行支付。

計 1500000

陳少青又把其他幾個行戶找來，一面把現茶子的行戶和賣主李旅長，周團長找來，前前後後共付現款和聚行支票，是多少呢？他——用小錢當作算盤——比了一次，又比一次，結果的總數是：

一五〇〇〇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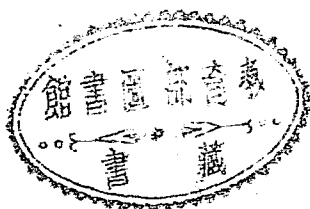
1

108

總經售	生活書店
作者	全影質
價目	新聞紙 1.4
	土紙 70

一九四〇年五月出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10017



四川省圖書館

879

15

第一〇六號